

續飛俠傳



康德六年八月三十日印刷
康德六年九月十九日發行

版權所
翻印必究

俠義
小說
續飛俠傳
定價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刷人 孟康興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刷所 振興排印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續飛俠傳 卷一

第一回 大義讓婚姻奇女子山中逢獾野人作居停南華仙路上救晚秋

詩曰 連日無魚欠酒錢 酒家留下釣魚船 有心要把袞衣富 又怕明朝是雨天

歐陽霜 雖是一個弱女子 那是何等的聰明 況且素日裏 深知蕭黃二家的秘密 明明知道 蕭家少主人 鍾情於自己 芳心中 自然是感激無地了 但是女孩家 雙親早喪 自己

客居黃府 平日能以談的到 心腹的人 就是黃晚秋一人 偏偏的又是自己的情敵 無形 化成了冤家對頭 這幾天在暗中查看 黃小姐對待自己的情形 由火熱中 忽然變成

冰冷 心中早已了然八九 今天黃母 又將自己公然喚至面前 鳴鑼响鼓的 又這們一說 諸君請想 叫他一個閨中待子的少女 可有什麼話可答呢 又明知道黃母之言 護代護說

絕對的 不是單純的爲着自己 心中好似十五個吊桶一般 七上八下的 跳擱不住 只羞 的粉面緋紅 低頭不語 黃母問完了 看她低頭不語 便錯會了意 以爲她暗中表示贊成

又用那小女子的故態 臉一紅就寫默許 黃母當時不由的怒滿胸臆 厲聲喝道 好賤婢 胆 敢這樣的放刁 老身好意問你話 替你慮後世 你敢公然的無理不睬 這明是看老身如無物

真叫人可惱可恨 你可知道 你父女的身份如何 不過是蕭家的奴才罷了 你那個死爹歐陽 宏 不過是生前 對於蕭老莊主 稍有微功而已 你就借此要挾 藉思非分 癩蛤蟆上櫻桃

樹 想嚙夕高口味 你也得配 吾的女孩兒晚秋 論的人品資格 文武技藝 那一樣兒不在

你之上 况且吾兄蕭靜 彌留時 已有遺言在先 徧徧的遇着逸兒 這個逆子 不遵父命 公然以守制爲題 推三阻四 心目中只有你這一個 狐媚子在眼裏 不拿我母女當人看 好一對小冤家 老身要叫你兩個 遂心如意的 遂了志願 那也顯不出老身的手段來 歐陽霜雖然是一個弱女子 平日志向又高 品行貞操 守貞如金玉 又在人家客居 雖然背地裏感念蕭逸 對於自己情所獨鍾 然而由此行跡 更自檢束 恐怕落到人家眼裏 說閑話 今天黃母 不問青紅皂白 當面來這一套播頭風 別說是歐陽霜 那樣的心高氣傲的人 受不了就是誰也噁不下去 歐陽霜末等黃母罵完 早已氣的粉面發青 渾身亂抖 大瞪兩眼 銀牙暗錯 只氣的一語不發 好在平日裏 對待下人并無惡感 人緣甚好 兩傍的丫環僕婦 見罵的太過火了 不忍不管 當下彼此努力咀 一面暗與小姐送信 一面上來勸老太太 勸歐陽小姐 歐陽霜掙了老半晌 方才叫了一聲天哪 屈死人了 才算哭出聲來 黃母還是大罵不休 黃曉秋在自己房裏 見丫環來傳話 將歐陽霜叫了去 情知道是爲了自己的婚事 實在放心不下 不知不覺信着步兒 也就跟了過去 在暗中窺聽 只聽母親一個人 大罵而特罵 并不見歐陽霜一句分辯 自己心中早已不忍深怪母親 處置過當 此時又聽得歐陽霜呼天叫屈 嚎啕大痛 爲女孩兒的 有幾個心如鐵石的人呢 不因不由吊下幾點關心淚來 本來素日姐妹們 自幼兒相處多年 耳鬓斯磨 感情甚厚 情同骨肉 就因爲蕭家親事 錯怪了歐陽霜 成了情敵 今天聽見母親這一鬧 歐陽霜 除了叫屈痛哭外 一句惡言無有 自己早將這幾天的惡感 丟到瓜籬國去了 正趕上丫環出來找 瞥見黃小姐站在那裏 淚

眼愁眉呆呆的發掙，衆丫環趕了過去，不由分說，扯了就走，進了屋中，一眼看見霜妹，雙目紅腫，淚如雨降，粉面發青，四體亂抖，已竟氣結聲嘶，自己早已趕了過去，將歐陽霜攬在懷中，一退步，坐在床沿，含淚相勸，此時黃母，早被僕婦勸到內室去了，晚秋又叫丫環預備參湯，與母親及歐陽小姐，吃了定神，好容易將歐陽霜勸好，然後拉着手兒，同回自己的閨房，將丫環婆子們，喝了出去，姐妹二人，閉上了門，黃晚秋這才，將自己的心腹說出，舅父蕭靜玉叟，怎樣求親，母親怎樣許婚，舅父臨危，怎樣遺囑，自己怎樣的企望，蕭逸怎樣推辭，自己與母親怎樣生疑，怎樣錯怪妹妹，一件件，和盤托出來，轉問歐陽霜心腹之言，明姐妹情同骨肉，吾的母親，卽是妹妹的母親，他老人家無論，有什麼暴厲的形爲，還望妹妹，諸事看愚姐，素日的薄面，勿要計較於他老人家，爲姐在這裏，倍禮了，說着連連道了兩個萬福，引的歐陽霜，早已破啼爲笑，當下半跪半參的，拉起了黃小姐，同坐在床沿上，這才長吁了一聲，也將自己的亡父歐陽宏，怎樣爲主犧牲性命，怎樣父女計議，亡父怎樣彌留，託寄孤女，於老主人，主人怎樣爲自己，在這臥雲村物色婚事，不得其人，又難捨叫自己脫離樂土，爲種種的難題，才有意爲少主人蕭逸，作爲夫妻等語，遂又道老主人，雖有這樣的恩點，但是小妹，窺查身份不合，亡父生前雖有微勞，小妹也不敢存非分之想，吾打算等候蕭黃兩家，成婚已後，自己送姐姐歸，從此就海角天涯，尋找師友，終身長齋綉佛，再不問紅塵中事情了，晚秋聽完，芳心早爲感動，假如自己要設身處地，作此感想，這不叫難乎爲情嗎，似這的吾見猶憐的西子王嬙，真叫她了角終身，不是我害了她。

也是我害了她。伯勞東去，燕西飛，多年的姐妹，一旦爲我分別，這是我一輩子的缺點，認可這件親事不做，也不能聽妹妹長齋綉佛，想到這裏，這才說道：「妹妹此言差矣，這件事彼此全有親命在身，妹妹既不忍爲，難道愚姐還能奪人之愛，一切不顧嗎？莫如咱們稟明老母，與咱二人作主，咱二人何不法效英皇，共事一人呢？」歐陽霜笑道：「這件事謝姐姐的好意，小妹承情就是。至於什麼法效英皇，同事一夫的話頭，那是今生休想了。這件事姐々往後不便提了。」

晚秋好不容易想出這個主意，歐陽霜不贊成，心中更覺着歐陽霜可憐可吁，又可敬。遂又笑道：「妹妹不要拗性，如妹妹不成全愚姐的話，吾也要犧牲一切，隨妹妹脫棄紅塵，不問世事了。」說至此，眼中珠淚早已似斷線珍珠一樣。歐陽霜見晚秋如此多情，也覺自己過於不對，遂說道：「姐々，切不要着急，試聽小妹一言告稟，並不是小妹過于寡情，但是人各有志，豈可相強？妹々並不是意存要挾，姐姐只管安心，于歸蕭家，小妹自前年老父作故之後，卽要出山尋訪明師，教傳武功，初志卽不在婚姻上作想，况小妹年才三五，還不到婚姻年齡，吾姐過門之後，小妹再從師三四年，那時再從姐姐之命，你看如何？」

晚秋知道，這是妹妹心腹之言，絕無他想，心中略加思索，忽然想出一個李代桃疆之計，也就不再深究，遂卽笑道：「吾妹所論也是，將來事成之後，再爲商議罷。當夜晚秋卽將日間姐妹所談之言，稟於母親知道，又祕密勸了幾句，並不怨歐陽霜，實是蕭逸一個人的主張，黃母也深悔日間罵的過當，念她素日的行爲孝順，還真疼她，又可憐她，盈盈十五，失却怙恃，寄人籬下，難爲她識輕知重，可憐已極。老年人的心腸，究竟是仁慈的，覺着自己太

對不住歐陽霜小姐了。想到這裏，復向晚秋道：「可恨逸兒，這個小奴才，太已拗了。老身兩三次的派人求親，老身又降尊就卑，親自問他，誰知道這個冤家，口口聲聲，以喪制的大題目相拒。這樣的看起來，要不逢迎他的心理作去，將歐陽霜先嫁給他，你的終身究竟無望。但是你姐妹將來名份，大有關係，倒是誰大誰小呢？」晚秋道：「母親這一層到不用，母親顧慮，雖然他先過門，究屬孩兒比她年長幾歲，雖說孩兒後過門，以素日姐妹情腸，她絕不能自居正室之理，就是她方才執意不允，非要出山訪師去不可。這件事差人答答的，叫孩兒怎樣的剋顏勸她呢？」這一層還請母親特別的分心，勸她應允才好。一則成全她的終身，孩兒得此百年的朋友。二則孩兒的終身，也有望了。不然的話，孩兒平日以爲蕭逸獨鍾情於歐陽霜，孩兒不合於他，每次靚面時，淡然相待，使逸弟他寒於心中。此時孩兒深自悔恨呢。黃母笑道：「你也太多慮了，青年夫妻，那有什麼解不開的扣兒呢？既是這樣，爲娘免不了，憑着這張老臉，去勸這孩子罷。」母女商議已定，專待明日，再爲開始進行手續。此時天已夜半，晚秋服侍母親安歇已畢，自己這才退回自己房中，只見歐陽霜和衣而臥，早已睡熟。晚秋也不便驚動她，自己也就生燈安息。一夜光景，自己翻來覆去，不知何故，就是睡不着。少時天已大明，歐陽霜早已起來，晚秋也就無心睡了，也就起床，倍着妹妹梳洗完畢，只見母親房中的大了環鴻影，親身過來，特請歐陽霜與晚秋小姐去用早飯。晚秋心中明白，歐陽霜還以爲黃母昨天得罪了自己，故此叫鴻影來請吃早飯。這明明是悔過倍禮的意思，自己客居在此，不使過於峻拒，遂即站起身來，手拉着晚秋，一同走了過來。黃母見她姐妹進了

來 早已笑容可掬 起身讓坐 姐妹二人 照例問了起居 然後一同入席 黃母免不了先將昨日不合得罪了 侄女兒的話 懺悔了幾句 復將蕭家婚事提起 意欲認歐陽霜爲自己的乾女兒 自己情願賠出妝奩 遣嫁於蕭家 少贖昨日得罪侄女兒的倍禮兒 歐陽霜雖比晚秋小兩歲 那是何等絕頂聰明 這有什麼見不到的 心中略一思索 早已明白 遂即站起身來笑道 論理說你老人家這番美意 孩兒應當感激成全之德 唯命是從 但是孩兒年紀尚幼 平生愛習劍術 此時雖說稍通武學 這不過受先父的指導 不過滄海一粟 自己的心願昨日已向姐姐發表 情願候姐姐于歸蕭家之後 自己出山 海角天隆 尋訪明師 務要劍術學好 再定終身 老人家成全之德 孩兒心領了就是 說至此 走到黃母面前 輕輕的萬福笑道 方命之處 還請老人家推情原諒 黃母見她如此舉動 實在令人又敬又愛 也就將她參了起來 說道好孩子 那是你願去習武 這明是昨天老身 開罪於你 姑娘不便說記恨在心 所以才有今日的推辭 好孩子的話 你不要胡言亂道 老身這大年紀 難道蕭逸你兩個的心事還看不出來嗎 如果是成爲事實 別說是對不起逸兒 就是你那亡父 及先兄蕭靜 在九泉下也紀老身一個大疙疸 況且是爲女孩的 專在女紅上用工夫 學那些個棍棒刀槍 有何用處 又不像當男子的 學成文武藝 貨於帝王家 將來邊庭上 有了烟塵 可以替國家出一把子血汗 博得個封妻蔭子自古來有幾個弱女子 在萬馬營中鬼混的 好孩子的話 老身的话 你不聽 難到說 老庄主與你亡父的遺言 你還能違背嗎 歐陽霜本來與蕭逸 自幼即在一處慣了 青梅竹馬 耳莖撕磨 直到如今 彼此心中早種情芽 男願女悅 雖未明說

早已默許 自亡父彌留託孤之後 老庄主的意思雖未明言 也是暗中屬意於少主人 又見蕭逸 獨自種情於個人 用情太深 也不忍過於薄情 所有這兩天拒絕 純是因爲昨日 黃母的辱罵 自己已要應口快了 恐怕她母女疑心 返到於事無益 今天黃母所發的議論 知道不是虛言 既爲自己 又爲晚秋 吾何不如此如此 索性叫她母女放心 想到這裏 也講不了羞恥了 這才未時先紅粉面 含笑答道 既是老人家不棄卑賤 降尊就卑 認難女爲義女 這是歐陽氏 祖宗九泉有靈 不使難女流離失所 際於風塵之中 這其孩兒幾世修積下來的 只要你老人家不棄孩兒 情願 拜在膝前爲女兒 說什麼干的親的 孩兒從此就算母親生下來的一樣 同姐姐一般的孝順 你老人家 至於孩兒婚事一層 母親諄諄以父命見責 使孩兒無言可駁 只要母親姐姐看是事若可行 孩兒絕無異議 不過孩兒與姐姐 自初相處 形影不離 如果孩兒婚事已妥 以吾姐妹 素日的情腸 彼此均不願分離 吾二人早有盟言在先 法效古人 姐妹同事一人 姐姐爲大 孩兒作小 要是孩兒早歸蕭家 情願虛位以待姐姐 代主中饋 候姐姐千歸而後 孩兒即退歸 側室 甘居小星身份 說完了即跪在黃母膝前 大拜了四拜 由此即以母女相稱 歐陽霜這一番的回答 真是有楞有角 四面見光 黃母只樂的眉開眼笑 雙手拉起干女兒 攬在懷內 誇獎個不了 以爲這位干女兒 聰明過人 善體自己女兒的心意 誰知用眼光一盼晚秋 以爲她必在那裏喜笑顏開 遂心如意 不看則已 黃母用殘日一看 自己的女兒 只見她坐在那裡 呆如木鷄 面色青黃不定滿臉苦喪 癡跌々坐在那裡發怔 黃母還以爲她 身上一時感覺什們痛苦 遂問道晚兒 難道你

身上 覺着不爽快嗎 何妨到你房中休息休息呢歐陽霜雖然聰明 也絕想不到 事中有變 也是這樣的勸法 曉秋心中之苦 不便明言 只得含糊答應 在母親妹夕面前 告了一個假 恍々悠悠的 站了起來要走 黃母忙叫鴻影扶着 送了過去 曉秋到了自己房中 將鴻影支了回來 又將個人的了環彩雲 喝了出去 一個人關上了門 一頭札在床上 嗚嗚咽咽的 哭了個不了不休 那們黃曉秋 今天好容易等到 自己婚事有了盼望 明知道妹夕一過門 自己的嫁期就不遠了 爲什麼不歡喜 返到落得這般光景呢 究竟她的胡蘆裏 倒是賣的什們藥呢 諸君請想 黃曉秋雖然也是個女子 可是較比歐陽霜的性格 又大不同了 平日裏性高氣傲 目中無人 滿村中單夕的 看仲了表弟一人 真是珠聯璧合 天上人間 無此佳偶 偏偏的又出來一個歐陽霜的比肩 是自己的情敵 雖說歐陽霜 甘心以嫡位相讓 自己感激只是感激 但是不當眼同着一般下人 這樣的鳴鑼鼓舞宣揚 要這樣的敷衍下去 就是將來過了門之後 也無意味 自己高傲了一輩子 鬧了這們一個結果 自己在席面上 又不便明言相阻 她母女 自己坐在那裏 背如芒刺 那裏再吃的下去 恰好妹妹以病相疑 自己正好借題回房 當下一面哭着 一面想着 倒被她想出一個主義來 霍然坐了起來 止住 淚痕 暗想道 等到臨時 吾何不如此的作法呢 歐陽霜 吾要不叫你 知道吾的利害 從此就不叫黃曉秋了 好一個逸哥兒 要不叫你腸子 悔斷了 你也不知道吾是誰 她想到這裏 胸有成竹 專待臨時行事 當下也就不再難過了 自己從新又洗洗臉 梳梳頭 開了房門 走了出來 又來到母親的房中 見她母女 仍然在那裏飲酒談心 看見曉秋

追來 歐陽霜起身讓坐 笑道姐姐方才不是不舒服了嗎 妹子合娘 正在這裡放心不下呢
晚秋亦笑道 偶染小恙 何足掛齒呢 此時已竟恢復健康 毫無痛苦 請母親與賢妹 不必
掛念 遂說着也就隨便入席 大家晚飯已畢 僕婦撤去殘席 大家也就吃茶安歇 次日天明
一同用了早點 黃母這才派人去請原媒 陶大娘子到府 說明原尾 陶大娘子點頭會意
從新又代歐陽霜爲媒 當時辭了黃母 直奔蕭宅而來 木來兩家 相距非遙 只隔一片武場
展眼就到 陶大娘子扣環叫門 裏面門拴啾啾一响 門分左右 出來一位管家 問明來意
陶大娘子只說 因有要事 必須面見莊主 管家點頭 令陶大娘子門前少待 自己翻身到
書房 面回蕭逸 稟明一切 蕭逸明知又是爲婚事而來 本不欲見 又耐着姑母的面皮 數
日前娘兒兩個 爲此事開口角幾句 深知姑母皮氣不好 若不見時 恐怕姑母又犯了老皮氣
前來吵鬧 那時如何解局呢 莫如叫她進來 看她說些什麼 她有來言吾有去語 主張在
我 何必怕她呢 想到這裏 叫管家出去 帶她進來 少時陶大娘子來到書房 照例問了莊
主的早安 談了幾句閑話 蕭逸問她來意 陶大娘子笑道 這回可真得給莊主道喜了 這一
杯喜酒兒 老婆子算吃准了 蕭逸笑道 這些個閑話 說了幾次 有什麼意思呢 陶大娘子
笑道 這回可比不了往次 莊主您想 咱們同是蒙已故老莊主爺的厚恩 携同避難來的原人
雖說異姓 勝似同宗 婆子今年已過五旬 本村中的事情 婆子還有不明白的嗎 說句放
肆的話罷 婆子的手腕上 還有莊主 與歐陽姑娘的青屎呢 今天吾的來意 原是受黃母
的命令來的 因爲她老人家的女孩兒 晚秋小姐 打算給莊主爲室 她老人家前幾次 所約

求的 也是出在年老 憐惜的主張 打算榜作婚姻 偏遇着莊主您哪 知書達禮 一則有喪制在身 二則彼此兩家 有血統的關係 不願成就此事 黃母因一時的糊突 你們娘兒倆 還口角幾句 趕到黃母回府之後 細算這本老賬 莊主爺您說的 何嘗不是呢 她老人家 深悔自己作事孟浪 悔已無及 既是蕭黃兩家 碍於血統 不能結親 黃母的心中 很覺對不住 去世的亡兄蕭老莊主 本來是莊主您的親近長上 還有誰呢 本村中所有 一家當戶的族中人 全是莊主的平輩或晚輩 莊主的老尖 就是黃母一人了 可是莊主年將弱冠 正是室家之年 黃母再不爲莊主留意 還怕被村中人謔笑 因此上才將婆子叫了過去 研究這一層 她老人家已將歐陽小姐 認爲義女 情願賠出妝奩 嫁於莊主爲室 莊主爺既可報了伊父 救主之德 又可完了室家之願 歐陽小姐 既遂素志 又有了終身的依靠 故此黃母託婆子前來 二次作媒 想莊主爺無有推辭能 蕭逸今天聽了這套話 真是話由心坎上來了 默々中感念姑母大德 真是善體人心 無微不至 心中早已千愁萬愁的了 只是表面上如何答應呢 遂說道 這件事仍恐難以從命 吾家孝服尙有一年未滿 喪中結婚 大違人子之心 如不應允 還怕姑母見怪 這件事真是難極了 陶大娘子見他并未說出來 三十而娶的話頭 知道是他亦愁了 表面上 不得不以冠冕堂皇的話兒 作爲掩飾 以前拒婚之嫌 這才笑道 莊主也太已重孝思了 這件事并不是馬上 非辦不可的事兒 幾天就是年終 歐陽姑娘已交十六歲了 再候一年 歐陽姑娘十七歲 莊主爺十八歲 正好是興嫁之年 那時莊主孝服已滿 再結婚姻 有何不可呢 何必爲區區之事 耽誤夫妻的大事呢 蕭逸笑道

既是媽媽這樣的主張，就請您回覆姑母之命。婚事算成。當時陶大娘子見他已允，遂即要了男家的喜帖，告辭回黃府覆命。黃母雖然見侄兒已允婚事，自己所預備的手續，算有對成的效果了。可是終覺着蕭逸對於自己的女兒太覺薄情，但是事已至此，那有什麼辦法呢？面子上不得不呈歡迎之色，又將歐陽霜的年庚八字，用大紅龍鳳柬寫成，送到乾宅。陶大娘子往返跑了幾蹀，婚事算妥。黃曉秋心中如同吃黃連一般，真是睡吧夢見娘，有話說不出。面上還得喜笑顏開，終日裏陪着歐陽霜，張羅這件，預備那件，破格的幫忙，暗瞧歐陽霜真是一團的高興，不分晝夜的忙，一心一意打點作新娘子，不覺長吁了一聲。歐陽霜忽見姐姐吁氣，明知道內裏的事情，遂就引話閉話的，借題安慰曉秋。什麼過門以後，虛位以待，什麼甘心退居側室，這些自己天良的話，在歐陽霜一方面，覺着是有情有理，誰知道黃曉秋這面，愈聽愈錐心，只得敷衍應對，就算過去了。每日裏幫着歐陽霜作針黹，裁衣裙，預備一切妝奩品，終日裏忙個不了。可是黃母與歐陽霜那裏知她的心裏的事呀？那一面黃府上過了新年，眼看孝服已滿，也就緊接連，操辦歐陽氏的迎娶事項，好在工夫是富餘的。蕭莊主因為婚事遂心，色色均要鮮明美觀，本來在這臥雲村中，還有誰家及得來呢？石火光，歲月催人，蕭宅已將嫁娶的日期擇好，託原媒陶大娘子，送交女家。黃母因為是諸事部屬已定，也就點頭答應，并無異議。陶村中，凡隨蕭老莊主避居來的，在這百餘年中，并無辦過這一場喜事，那個黃童白叟，村姑野婆，携男抱女，接踵而至，都要瞻仰瞻仰蕭家儀注，黃府的裝奩，可見的有錢的人家好辦事，一切的禮節，彈指辦成，轉眼之間，已到

吉期 男家的族中人 最有名望的 就是蕭逸的堂兄弟 蕭遠 蕭遙 蕭適 蕭邁 子侄輩
就是蕭珏 蕭珍 蕭璉 蕭璣 蕭璠 蕭璣等 外戚就是崔及妻子趙飛霞等 女宅的族中人 就
是黃姓伯叔行 黃詩 黃詢 黃詰 黃評 子侄輩就是黃廷樞 黃廷吉 黃廷玉 黃廷芳
黃菊秋 黃笑秋等 男女數人 外戚就郝成良 郝成棟等 其餘的閩村住戶 誰不前來
巴結這兩家 借便看看熱鬧 雖是個小村落 幾十年不遇見這場事 蕭府門前 也
是人頭攢動 擁擠不開 吉日這天黎明 蕭府早備下三乘大轎 執事前導 十三捧銅鑼八面
金鼓 聲振耳鼓 蕭逸此時是 得意洋洋 笑容可掬 本來蕭逸人材出眾 品貌壓人 又兼
穿上這一身 新郎的衣服 更顯得少年英俊 威武動人 只見他身高六尺 面白如玉 眉分
八彩 目如朗星 鼻如玉柱 口賽塗朱 頭帶一頂粉綾色的武生公子巾 兩根翠藍色冲天翅
上帶白素絨球兒 禿禿亂燦 迎面嵌着一方美玉 寶色耀日 雙垂綉帶 帽翅上 左右兩
條大紅絲線流蘇 尺半餘長 飄擺左右肩頭 正頂門綉着一朵翠藍色牡丹花 枝葉分明 走
金線插金邊 照人的二目 左鬢邊一朵大紅色海棠花 身穿着粉綾色箭袖袍 藍絨綉的蝴蝶
鬧梅 腰繫五色絲絨帶 杏黃穗頭 垂於喲面 閃披着一件 粉綾色英雄大氅 白綾子護領
白綾子水袖 上綉二藍色牡丹花 一色的平金南綉 一巴掌寬金邊 暗綉着雲螺傘蓋 花
貫魚腸 大紅縐袖中衣 青緞子厚底皂靴 身上邊斜披着紅綠彩綉 前後垂着碗口大的綉球兒
巍巍不動 端坐在彩橋之內 只這一表的人材 又在妙齡 真是氣死公孫閻 羞死呂溫侯
在彩輿起身的時候 咕咚咚响了三聲號炮 清音細樂 美耳中聽 遶着全村 俗名兒叫作

亮轎 簡言之 就叫出出風頭 大家夥兒 沿着村街 拐灣抹角 直奔黃府而來 黃宅府門前 也是懸燈掛彩 鼓樂喧嘩 一般的幫忙親友 全是衣冠楚楚 在門前排班 垂手侍立 等候迎接新郎的大轎 也早鳴炮致敬 早有賓相上來唱禮 彩輿一直的抬過垂花門 到大廳前落平 賓人喝報 請新郎降輿 升廳早有黃宅的招待員 上來相請 引至大廳以內 屋中點起脍炙人口的龍鳳喜燭 對對宮燈 迎面齊齊的擺了一席 高等酒席 賓相喝報 請新郎入席 知客相倍 蕭逸此時樂的心花怒放 當時立飲三盃 僕婦獻茶 獻菓已畢 只見兩個十八九歲的了環 參着黃母 由屏後轉出 因為老太太 只認歐陽霜為義女 與蕭逸也算是父子婿之分 故此出來受禮 蕭逸看見姑母 滿頭的珠翠 身穿禮服 坐在那裏 面沉似水 暗中未免怨蕭逸 前年拒婚之恨 今天若是自己女兒 子歸的佳期 那有多們快樂呀 蕭逸心中也是明知道 姑母挑他這個過節兒 但是也就沒別的方法 可以掩飾了 只得紅着臉兒 低頭站在那裡不語 只聽賓人喝報 新郎對泰山膝前 行三叩首禮 接着就是跪 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與黃母還以半禮 不免說幾句面子話 也就起身回後去了 少時人報 新人升輿 蕭逸告辭 賓相唱禮如儀 又是三聲炮响 新郎乘轎前導 彩輿隨後 黃母又親身送出垂花門 這才回後 早有鴻影 送上茶點 自己吃了一回 因為心中記掛着女兒 怕她心中難過 又叫鴻影去請小姐前來 吃了早飯 好休息休息 此時天光已然大亮 誰知鴻影去了半日 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 顏色更變 口中連喊道 吾們小姐不見了 這可怎們好 黃母一聽 就如萬丈高樓失腳一樣 馬上戰戰兢兢的 問道 小姐小姐 到是那裡去了 何必

這樣大驚小怪，快去尋找尋找，快來稟我知道。鴻影答應，率領着園府僕婦丫環，裏裏外外，全都關了個天翻地覆，那裏找的着呢？衆人無法，只得回過了黃母，請示辦法。黃母聞音，只嚇的戰戰兢兢的，淚如雨降，手扶着鴻影，一直哭到小姐閨房，只見彩雲跌呆呆的站在床邊，哭的淚人一樣，看見黃母過來，連忙上前跪倒，請罪領死。黃母看她那個樣兒，雲鬢蓬鬆，花容慘淡，身體亂恍，鶯聲半啞，想必早已哭夠多時了。本來黃母平日最疼她，知道這回事，內中大有研究，與她決無干係，不由的唉了一聲，用手參起彩雲，悲切切的安慰她道：好孩子不要害怕，這件事也是咱娘兒們命中注定，與你無有瓜葛，但是你們最近日，可有什麼異樣的動作？你要詳細的報告。咱娘兒們也好找一條線索，好派人尋找尋找。彩雲回道：別的事情，奴婢並不知情，只是昨夜晚間，吾們小姐與歐陽姑娘談了一個更次的話，遂即催着歐陽姑娘，早早兒安歇，少時蕭宅的人，彩輿就快到了，就靡有休息的時間了。趕到歐陽姑娘，到裏套間兒安歇，吾們小姐也叫吾們退出休息休息，說是少時娶親的來了，還可以來的及。那時奴婢，因為連夜侍候二位小姐，也實在的再熬不來了，因此也就遵命，稍爲休息，一氣睡到蕭宅的，彩輪來時，方才甦醒過來，就趕着扶侍歐陽姑娘上轎。那時還見吾們小姐，幫着收拾東西物品，還同歐陽姑娘，低聲兒談了半天話，兩個人彼此還哭了一場，趕到喜興走後，天已五鼓，奴婢還扶侍吾們小姐，安歇已畢，奴婢方才回到自己屋中，和衣而臥，誰知還未曾睡熟呢，就聽見鴻影姐姐，慌慌張張過來，喊起婢子來，問小姐那裏去了，那時還以爲小姐，到廁裏方便去了，既至找到那裏，並無影響，婢子們才

慌起來了 遂叫鴻影姐 報告你老人家 婢子又領着衆姐妹 各處詳細查找 誰知一點踪跡皆無 正在這裡發呆 你老人家就來了 這是婢子粗心之故 不該離開小姐才對 疎忽之罪咎有難辭 說着又含淚跪在黃母面前 叩頭領死 黃母知道 就是處死彩雲 女兒也是失踪了 況且這孩子 素日 忠實勤儉 早起晚睡 這幾天純粹是 熬了夜 青年人不免 就打熬不起 何必再遷怒於人家呢 黃母想到這裏 遂即參起彩雲 一同來到小姐臥室 各處留神查驗 又命人將皮箱打開觀看 呀 只見女兒平日穿的男裝 衣服鞋襪 全不見了 裏面只發獻一封書信 又查看牆上 掛的寶劍 鏢囊 全不見了 又看了看這封書信 竟真是女兒的親筆 上面寫道 不孝女兒曉秋 留呈母親大人膝前慈啓 黃母情知道是出了差了 只急得遍體撞動不休 一雙殘腕 燥巍巍的 打開信皮兒 只見信裏邊 除了三張花牒滿寫着行書外 還有一封留給歐陽霜的一封信 封緘甚固 黃母忙叫人取來鏡子帶上 只見花牒上寫着道

不孝女兒曉秋 昧死頓首 書呈

母親大人膝前慈鑒 敬稟者 知女者莫若母 自吾父故後 數年於茲 蒙老母撫養教育 用心良苦 昊天罔極 慈恩難酬 終天感戴 粉身不報 兒突然出此下策 乃伏有隱哀 不得已而爲之也 兒賦性孤高 恒未居人之下 前以逸弟拒婚 逆命乃父 兒不合懷疑 於霜妹 遷怒於人 此乃兒素日之秉性所誤也 既前年吾母 指責霜妹之日 乃得悉霜妹之爲人 實與吾母女 素日猜忌相遠 兒設地相思 五衷感愧 良莠立分 清濁明判

實覺無以對霜妹也。故慙慙吾母。一力主張霜妹。于歸逸弟。此乃兒自贖前咎之餘地。今者霜妹之心願既遂。女兒之素志未酬。故冒不孝之名。背著母出山。負笈海內。遍訪名師。以完成兒平日之願。歸期不遠。再報慈恩。至于晨昏定省。已函託霜妹。想伊素秉忠貞。與兒義同骨肉。定爾義不容辭。至兒所向之方。只有可靠目的。還請勿以不孝爲念。謹此拜候。

慈安

不孝女兒晚秋泣稟 月日

黃母看完書信。方知女兒確是出山了。因爲信內有歸期不遠之句。大約至多不過年餘。即可回來。方才略爲放心。至于給歐陽霜那封信。候她回門時。再交給她罷。黃母由此就一心一意。天天盼望女兒回歸罷。其實黃晚秋。另有一斷傷心歷史在內。信牒上之言。乃是安慰老母之詞。並不是那樣簡單呢。書中暗表晚秋。自七歲亡父。與老母形影相吊。守着這一份家財。在臥雲村中。除了蕭家的財產不及外。也算村中一等的財主了。平日仗着老母慈愛。村中人恭維不逮。致染成一種高傲秉性。村中人誰敢得罪她呢。自從髫齡之年。卽與蕭逸心心相印。青枚竹馬。雨小無猜。村中人誰不稱羨這一對璧人。又有兩家。父母之命。許爲婚姻。卽是自己心目中。也想着一山可頹。海可枯。這段姻緣。不能改移。今天也盼。明天也想。誰知道。盼來盼去。將要達到目的時。半途中忽然出了歐陽霜。一個情敵。居然間擅郎薄倖。視自己如同陌路。老母數次求婚。偏偏的蕭逸又固執相拒。非三十而不娶。又有兩層孝服。

在身 自己又不合 逞一時之憤 遷怒於歐陽霜 既至後來 知道歐陽霜心腹 才知道自己
所見者短 展轉之間 空自成全了人家 天作之合 雖然歐陽霜 大義相讓 虛位以待 甘
居側室 將來過門 仍是無有光彩 如若是翻裙再事他人 一則村中 實無可託之人 二則
兩家 早有成議 又難覲顏反唇 晚秋處此地位 真是進退兩難 偏々の陶大娘子 三次說
媒 蕭逸又慷慨答應 並無三十而娶的前言 這明明是有嫌棄自己的明証 既至歐陽霜出閣
之時 蕭家高高性性 辦過了這一場喜事 別說是晚秋 那樣的高傲的女子 就是誰人 也
忍不下去 這口氣 到了喜期那幾天 自己越想越沒味 覺着世間諸事 全都是空空洞洞的
早下了最後的決心 諺云情場失愛 恒容易視性命如鴻毛 又因以老母爲念 故此常以反
正面的言語 暗暗的託付他照應老母 打算將妹妹打付一走之後 自己就要用三尺白綾 了此
殘生 至蕭宅彩輿到門時 故意粧出喜歡的樣兒 將妹妹送走之後 又等衆人安歇完了 慌
張張的找了一條舊汗巾 打算懸梁自縊 以作結局 自己剛將汗巾搭好 瞥見窗外 類似
打一道立閃相彷彿 將現即滅 吧嗒一聲 由外面打進一個紙包兒來 自己不由的一怔 此
時天氣剛交四鼓之半 心中恐怕出了意外 忙將燈先止熄 由牆上 先將鑰囊摘下繫好 又
將寶劍抽出 先籠一籠眼光 才挑簾籠竄了出來 此時外面仍是漆黑 借着星斗之光 望四
外看了看 並無形跡 復又一提腰 上了廳房 單手背劍 手打涼棚 各處看了一週 只見
左近清落落靜悄悄 毫無朕兆 只有蕭府上 還是燈火明亮 人影幢幢 自己無奈 又跳下
房來 重又回到屋中 點上燈火 又在屋中照了一回 放下燈燭 才將紙包兒拾起打開 原

來是一張字柬 包着三枚金錢 餘無別物 再一看字柬上面 寥寥二十個字 成了四句口號 非詩非歌 不過幾句俚言而已 字體兒倒寫的醜蛇飛舞 健硬無比 上寫這

欲解難心事 何妨作冶遊 西走鎮阮地 機緣自來投

筆氣十足 一氣哈成 文末屬着 南華 草書二字 曉秋看完 想了一想 忽然靈機一動 暗想道 這明明是暗有高人入山 背地裏看見吾的行藏 就是方才那一道立閃 大約着 不是劍客 就是神仙 見吾命不當絕 前來接引於吾 吾何不如此如此呢 也好成就吾這一世的 收緣結果 此去如遇高人 這便是自己的造化 倘有意外的事情發現 憑着自己一身血氣之勇 兼有這純鋼劍一口 玲瓏鏢十二支 作爲護身之具 如再不及 情願繼之以死 反正在家也無味活着 自己想到這裏 芳心一橫 毫不思索 即將自己平日的男裝 取了出來 又在面盆內洗淨 臉上的脂粉 用白燭燻死鉗子眼兒 好在是一雙天足 走起路來 並無困難 自己通身上下 更換已定 又將自己背母出山的大概 寫了一封信 留呈老母 以慰親心 又給霜妹 寫了一封 附在老母信內 不過拜咐她 替自己孝順老母 將來事業成就 回來時 再寫叩謝等語 諸事辦理將完 忽聽得外面 有脚步聲音 就知是有人來了 此時天已十明 恐怕被來人看破行藏 那時就走不成了 此時來人已到門前 自己心中一急 一恍身就隱在坐屏背後 偷眼觀看 正是鴻影 奉母命來請 心中暗暗的難過 幸而鴻影 在屋中並不細找 啣々啣々的 就去問彩雲去了 曉秋借着這個工夫 三步兩腳走了出來 看了看四外無人 這才一抖身形 上了正廳房上 展眼之間 即出了自己的住宅 慌慌張張

張一伏腰卽直奔夾壁一線天的道口而來過了一線天在叢草中找着帶索子鐵抓單臂用力瞄準目標崖上的巨松極力擲了上去又試了試上面的抓力甚固這才運用手腳齊施的工夫上了懸崖就算是出了臥雲村的管轄地了自己復又向村中看了看此時曉色蒼茫隱隱的只見幾點煩烟而已不由的落下幾點傷心淚來但是事已至此還有什麼法子呢只得用手帕擦了擦淚痕心一橫脚一蹶轉身直奔西北走了下來那裏有什麼道路不過檢着無有樹石之處而走初走時尚不覺怎樣後來走到己牌時候只掃的渾身無力香汗涔々粉面通紅芳心亂跳自己暗想道不好了走的慌疏怎們忘帶點乾糧與水葫蘆這可怎們辦呢本來自己由這幾天就決心求死因此也未好生吃一頓飯又兼令今天水米並未入口這可難了又一想何不尋些山菓子吃吃也好充饑再找點泉水喝也就算渡過這步難關了自己以爲有了主意了方寸也就不亂了自己一路上慢慢的行走留心菓子樹與山泉水可是想的是很好無奈天底下那有這樣的巧事呢一連又勉強過了兩個山梁別說是山菓子樹就連酒杯大小的水坑兒也未見着自己一敗興這可壞了馬上就四肢酸痛熱汗直流真是一步也走不了自己無奈暫時尋一棵大槐樹下略爲休息休息此時天己午正赤日當空火傘一般罩下來自己又舉來路看了看簡直的是四野蒼涼那是來路那是去路這一下子可完了聽了聽各處裏虎嘯猿啼的聲音心中好不害怕只急的芳心無主痛淚交流心中暗恨昨夜那道電光若不是你引吾出來何必多受這一番痛苦死在這裏呢自己正在心中難過如萬箭穿心的一樣瞥見前面偏左

發現一座猛惡的林子 碧綠沉沉 不知道確有多深多遠 忽見林子裏 咕啾々々一股青烟飛起 直冲霄汗 接連着爆々爆々 連續不斷的 飛射出來 晚秋於九死一生之中 猛見了這股青烟 不覺心中大喜 在家中只聽得 村中姐妹們說 在這哀牢山左近 百餘里無有人家 那麼這股烟兒 是那裏來的呢 這必是林子裏 或是山居 或是廟宇 在那裏作午飯呢 好在自己囊中 金銀是富餘的 何不去買些水飯吃吃 也好走路 想到這裡 不覺勝氣十倍 霍的站起身來 大差步兒 直奔樹林而來 這也是晚秋的難星未滿 又兼着飢渴難捱 那裏顧的許多呢 自己當局者迷 請想左近百里 無有人家 那裏有什麼青烟 那裏有人作午飯 不是善地可知矣 可是大凡人類 處在死境 都是作萬一生途之想 何況晚秋 自生人以奈 未出莊門一步 那裏有這些個經驗呢 閒言慢表 晚秋幸冲冲的 走到林子裏 只見滿林子裏 全是桑 榆 松 槐 各色的雜樹 每本全是合抱不交的軀幹 時當盛夏 枝葉正茂 密密扎扎 連一點天空 陽光 也不見 樹脚下 細草茵茵 時見蛇鼠之形 晚秋爲找人家心勝 也顧不的心中懼怕 鼓足了勇氣 將寶劍由背後撤出 直望林子深處找去 走來走去 不覺已走出二三里之遙 別說人家廟宇 不見 就是一個人芽兒 也未見着 晚秋好不着急 只是心中與那股青烟拚上了 還想着既無人類 絕無炊烟 心裏盤算着 脚下仍然前進不休 正找之間 猛聽得對面樹幹那邊 稍有鼻息之聲 忽然發現一股醒臭的氣味 直刺人的鼻孔 引人作嘔 晚秋右手背劍 左手用手帕掩住口鼻 輕移蓮步 利用樹幹隱身 用眼光找查 呀 不看則已 這一看那裏有什麼人家作午飯 原來是一隻極大的

猛惡的巨獸 蹲在那裏 仰面向着天空噴射毒烟 碗秋只嚇了個 胆裂魂飛 那裏還顧的飢渴難捱 馬上一竄身 飛上了樹頂躲避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碗秋一竄身的當兒 衣襟稍微漏點聲息 那個惡獸 就像屁股上長了眼睛一般 霍然跳了起來 回過身軀 連喚代開 尋找生人 碗秋在樹上 這才仔細觀瞧 只見這隻惡獸 非虎 非豹 非熊 非彪 身軀魁偉 碩大無倫 頭至尾 約有丈五 脊至足 約有八尺 一顆磨扇大小的頭顱 頂門上長了一枝三尺多長的亮角 粗如兒臂 二目如同兩扣茶碗大小 晶亮無比 氣死明燈 不讓電光 血盆大的巨口 直到耳根 上下顛倒生着 四棵獠牙 白赤赤的半尺多長 面前舉着一隻五尺多長大象鼻子 一身黃毛 雜生虎皮紋 拖着一條丈餘長大尾巴 真如鐵槍相彷彿 前後四隻巨蹄 形如牛脚 猛惡已極 碗秋何嘗見過這個東西 只嚇得渾身亂抖 芳心亂跳 不知不覺 手中這口寶劍 脫手掉在埃塵 嗆啞一聲 驚了這獸 只見牠大吼一聲 趕了過來 將這口劍就像吃麵條 一般的容易 吞在腹內 鋼鐵到在牠的咀裡 就如麵粉一般 舉頭看見碗秋 不由牠憤怒咆哮 圍着樹身 轉了一匝 仰頭又連吼了幾聲 這個吼聲 只振的山鳴谷應 樹葉兒刷々亂落 碗秋死命的抱住樹枝 銀牙亂抖 粉面青黃 連呼救人救人 可是任你喊破喉嚨 這裡那有救星 前來救我 這隻惡獸 聽她呼救 更加大怒 蹄跳咆哮 擡着樹本 偌大的一顆大松樹 居然被牠創的 亂搖亂擺 碗秋在上面 喊的力竭聲嘶 眼看這顆樹 馬上就要倒了下來 正在這一髮千均 懸崖勒馬之際 忽見由林子外面 連竄帶蹣跚的 進來一個裸體人兒 呀 還是一條女身 碗秋一看 飛進這個女人 更是叫人怕死

只見她浩蕩蕩，身高約有丈二，頭如麥斗，可是前後連生着兩顆頭顱，赤髮蓬鬆，如同一片紅雲，四隻耳朵，連長着四枚紅押耳毫，如同四枝抓筆一樣，耳朵上墜着八個赤金耳環，如碗口大小，前後臉面，及四肢全身，上一色漆黑，長着一身黃毛，約有五六分長，左右肩及膀下，披着鶴羽披肩，鶴羽掩睛，赤着兩足，真有二尺多長，一身的虬筋暴露，右手提着一颗紫金長柄八樓臥瓜鎚，鎚頭真有四號烏盆大小，四尺多長的鎚柄，有杯口那們粗細，看去何止三四百斤的分兩，只見她猛似瘟神，快如奔馬，兩張口一齊的，大喝了一聲，掄鎚就打，那隻猛獸，說也奇怪，就象見了克星一樣，毫不抵抗的，竄了過去，連吼帶跳，轉眼之間，早已不知去向，那個怪女子，看那惡獸，業已趕走，也不追趕，只見她咕咚一聲，將手中的大鎚，擲於地上，用手指了指腕秋，又指了指自己鼻子，口中吱々叫了幾聲，雙手一拍，又望地下指了指，那個意思，是叫腕秋下來，可是腕秋叫她鬧了一陣，更糊塗了，簡直的是，莫明其妙，那還敢輕易下來，只可瞪大了眼睛，瞧着她，那女子見她不敢下來，情知是自己長的醜陋，不敢與他親近，又照樣比了一回，口中又哈哈了幾聲，搖一搖樹本，比方才那隻惡獸撞的，還有力量，真是再要不下去，樹倒了也是摔死，無終，自己想到這裡，把芳心一橫，口中叫道：下面那人，你不要搖了，吾下去就是，那個女子好象明白，她的話似的，遂即退了幾步，遠遠的看着腕秋，兩手拍着表示在底下接的意思，叫她只管望下跳，絕無危險，腕秋那裡知道她的用意呢，見她在西面拍手叫，腕秋反到向東面跳下來，那個怪女子見腕秋不由這面下來，反向東面跳下來，知道她心中害怕，也不去怪她，返到飛也似的奔

了過來 輕輕的將腕秋接住 腕秋還以為她有意相攬 借力使力 雙脚一蹬那女子左肩頭橫着身子一躍 早已出去一丈開外 落在地上 對着她看着 那女子不但不怒 反到哈哈笑 用手相招 腕秋應看明白 並無相害之意 這才慢慢走了過來

第二回 白馬洞腕秋誤受血烙計 武陵山時時遇救拜師尊

詩曰 風動荷花水殿香 孤臺台上見吳王 西施醉舞嬌無力 笑依東寫白玉床

那個怪女子 看見這個青年人 欲前不前的兒 不覺心中好笑 恐怕她胸懷懼怕 自己連々の用手兒相招 口中不住的哈哈笑個不止 腕秋此時方知 她絕無相害之意 方才慢慢的躡將過來 向那個怪女子 深々の萬福一下 自己忽覺不對 好在那女子也不知道她 行的那一個禮 無奈自己羞的面紅耳赤 忙又打了一躬 口巾謝相救之意 那女子雖不知道她口中說的什麼 味其舉止 大半是稱謝的意思 自古道 天下無有無禮之邦 自己也就高抬右臂 還禮不迭 口中說道請問壯士 貴姓高名 仙鄉何處 今日由何地至此 致遇危險 此時天近申利 匹無人家 何妨暫避至敝處 安宿一夜 以避狼虎 不知尊尊如何 可是那女子一片好心 全叫腕秋給辜負了 口聽如笑哈哈的 滿咀裡鳥語啾々 那裏知道她說的什麼 自己也只好含糊點頭 表示歡迎的意思 可是那女子悞會腕秋 完全明白 不覺心中大喜不由分說 上前抱起腕秋 由地上拾起大錘 飛的一般 直奔西北而去 腕秋只嚇的心胆俱裂 連連扎淨 可憐那裏動的分毫 腕秋出于無奈 至可聽大憑命罷了 索性將雙眼 憑她抱到那 裡 就息那重罷 只覺兩耳風聲不止 約有半炊之時 才覺不跑了 腕秋

慢睜秋波 呀 迎面忽然閃出一座洞大福地 一陣陣鳥語花香 醒人心目 洞門高約丈許 兩扇石門緊閉 在洞門偏左 堅着一座 汗白玉的石碑 上面隸書着 無量山野人窩 六個大字 洞門頂上橫嵌着一塊石匾 篆書四字 是耶環福地 隱隱的尙刊着年月 也有下款可惜 距地太高 看不真切 那女子先將自己放下 用手扣門 晚秋偷睛向四外觀看 留神考查道路 好預備逃命 不看時還希望有一線生機 趕到留神一看 自己已不覺倒吸了一口冷氣 這座洞府 隱於森林深處 巔頂之上 俯看白雲片片 大峯俯視小峯 前山遠接後山 別說是偷跑就是叫你去時 自己也走不了 測量着 所站之處 距山麓 只少也有個五六十里之遙 真是嶽宗秦岱匡捶天 正在思索之際 猛聽的洞門 呀的一聲 門分左右 由裡出來一個男子 也是身高丈二 肩牛二首 其聲猛的形象 輕搗女子 真是有增無減 就是用虎豹皮 作的掩令 並無披肩 雖然威猛虎狼的樣兒 也是和願悅色的形容 先向自己打量一番 又對那女子 彼此又噉夕了一陣 指着晚 又是哈哈 又是癡笑 晚秋處此地位 怕也無益 也就將生死置於度外 那男子閃在傍邊 執手望洞裏指點 如同讓客相似 晚秋指着那女子 今她先走 那女子點頭會意 手拉着晚秋 頭前帶路 剛進來時 覺着黑暗異常走不多時 忽然大現光明 四壁不知有何寶物 其先亮不滅太陽只見迎面 閃出石頂的隱屏 高約丈五 其色微青 刊着福祿壽三星圖 天然的五色分明 仙斧鬼工 絕非人類所製之者 繞過隱屏 一條石鋪 甬路 直到正面廳門 左右全有配廳 一色的硃紅格扇 糊的黃毛邊紙 左右廳門關閉甚 只正廳格扇大開 三個人一直走到裏面 原來是明一暗兩 東西暗

問 門上悉掛着烏羽軟帘 明間迎面一張石八仙桌 兩旁石橙子 上面鋪着獸皮 桌千上面
壺碗俱全 悉是石製 桌子後面 橫着石擡頭案 上面堆着各種書籍 筆墨等類 餘無別
物 晚秋就知道 這男女二人 決非平常之輩 如以象貌取之 則失之子羽矣 只見那女子
撮口一呼 由後面過來 男女數人 其裝束相類 就不是兩顆頭了 與普通人相同 不
過身體微高而已 家人來到廳上 見有俗客在此 用不着主人分附 全都右臂高抬 表示敬
意 行禮已畢 大家分頭烹茶造飯 忙個不了 少時現上茶來 晚秋看見屋中有書有筆 就
知道借紙筆可以談心了 晚秋腰中有的是手紙 取了出來 由案上取過筆墨 寫在紙上 問
他二人的來源 及居此的用意 指着叫他二人觀瞧 那女子一看 對那男子一笑 轉身到西裡
間 取了一大捲子 肉色的東西來 晚秋仔細一看 非紙非皮 其紋是布 而非布 只見那
女子 舒開鋪在桌上 提起筆來 一揮而就 遞與晚秋觀看 不由的暗暗吃驚 不但字跡寫的
靈活飛舞 龍蛇換彩 而且敘事駭簡 詳明原來那女子 與那雙頭男子 乃是一母雙胎
所生 兄妹二人 原是雲南普湖山下 韓家堡的人 自出娘胎落地 轉眼就五尺多高的身
軀 皮膚漆黑 面目奇醜 連生雙頭 他的父母家人 以為這必是妖怪無礙 因此上大家一
頓亂棒 可憐雙夕打死 然後用了一領草具捆上 扔在普湖山內 偏夕的伸兩個 命不當絕
被一隻雌猩 將他二人背在山洞之內 以乳食撫養 不覺三載有奇 每日裏 母猩帶着他
兄妹 穿山越澗 腳程練的飛也相似 該然這兩個 命大福宏 那一日正遇着這位武陵山
浩然峯一烝洞 天魔派的主帥 南華元居 白骨夫人蔡寒瓊 由此經過 看見他兄妹二人

隨着一隻母猴々 在一處飛奔 那主師閃慧目觀查 見他二人雖然肩生雙頭 并不是妖異 自己又常到普瀾山下遊行 早已聽得韓家町這斷異聞 今天目觀男女 兩個雙頭人 情知道是韓姓被棄的 兒女無疑了 那主師 勳了一片婆心 才用法術將他二人平空裏輕輕的 攝到武陵山 一炁洞 認爲師徒 終日教傳他等 文武技藝 各種本門戶中的道法 他二人自上山以來 直學到現在也不知道多少年代 方才將藝業學成 他二人就算天魔派的 長門大弟子 後來又收了幾位師弟 後文慢慢再表 全都出世 因爲他兩個 奇形怪狀 言語不明 一般師兄弟 誰也不欲意 與他在一處 主師爺恐怕日子長了 生出意外 正好無量山 摩天崖 一羣野人作耗 時常下山害人 南華主師 偵探明白 卽命他兄妹二人 前往鐘除 現在洞中 供使令的人 就都被他兄妹屈服的野人 卽命他二人住在那裏 作爲浩然峯的下院 他兄妹二人 在洞中無事 除了練習工夫 道法以外 就到外面山中冶遊 後來奉師父的法諭 說是哀牢 無量 兩山之間 出了一種惡獸 其名曰獾 命他兄妹 監視牠的行動 有時牠要害了人命 卽可以取牠的生命 剷除了牠 如果牠不害人 當體上天好生之德 不准無故傷牠 因此上兄妹二人 每日掉換着 必要到山中去去 前天夜裏 忽有師父那裏仙童竇春芳 奉着法帖到來 說是今天今時 有一位姓黃名碗秋的人 女扮男裝的人 由家逃走出來 恐怕被摸默所害 屆時卽可前往保護 將來乃是汝等 同堂師兄弟 故此今天才這樣的巧遇 男子名叫韓蓮兒 人稱爲雙頭天吳小野龍 女子名叫韓琪兒 人稱爲兩面靈狐俠魔女 若論兩個人的年齡 還真不知道多少 若論武丁道術 在雲貴一帶 除了自己

師父不及外 本門中也算 獨一無二的能人 只是不懇輕易出山 這兩個人 將來大有功於社會 每日裏只知奉師命 謹守洞府而已 閑言慢表 當下晚秋看完 知道不是外人 昨天晚上 窗外那道電光 必是南華元君的接引自己 心中好不歡喜 少時野人獻上飯食 不過是香稻米 及各種的山菜 到是清香撲鼻 三個人彼此入席 吃喝已畢 大家又字談了些時 韓琪兒卽命人 將東裏間收什出來 手拉着晚秋 來到屋中 只見裏間 較比外間更加雅緻了 靠北牆一張大石床 上面鋪着棕皮多厚 輕軟之態 不消說 香牛皮袂被 籐枕涼蓆 左首靠牆 新搭的板鋪一張 也鋪着棕皮一樣的枕被涼蓆 在北面牆上 掛着寶劍一口 長約四尺 白沙魚皮鞘 銀香口 銀什件 白絨挽手 白燈籠穗 其餘的傍無別物 晚秋因爲自己的劍 叫猢猻給吃了 正好手無寸鐵 今天看見這口劍 雖然尺寸長點 可愛的此劍裝飾奇特 暗暗嘖嘖稱羨 韓琪兒見她目不轉睛的 瞧着自己那枝劍 心中早會其意的 這才過來 由壁上將劍摘下來 連匣一同遞於晚秋 夕夕連忙接將過來 左手拿着劍匣 右手一捏簧 嗒嗒々一聲响亮 將劍撤出 只覺着一股冷氣 撲面 光閃閃使人不敢逼視 白森森一道叫氣 沖出多遠 晚秋一坐腕子 真有龍吟虎嘯之聲 覺着有點押手 劍身隱隱漏着青萍二字 晚秋那裏見過這種寶物 翻來覆去 看個不了 琪兒因奉師命 也知道晚秋是個女子將來還是本門中的師兄弟 現在見她愛惜 這口青萍劍 琪兒笑希希的 用筆寫了幾個字 是紅粉贈與佳人 寶劍分與烈士 情願以此劍相贈 晚秋接過看了 知道內中含有譏諷他 女變男裝的故事 只羞的粉面緋紅 因也寫道 既貴昆仲的寶物 價值連

城小可何敢籍想非分呢。琪兒那裏懇依，將劍收入匣內，雙手死命的遞給腕秋。口中急的啾々不已。腕秋看他出於至誠，也只得實收稱謝。琪兒方大喜。兩個人因爲言語不明，也就不再談了。各自安歇。腕秋和衣而臥。因爲一日的勞乏，這一夜到是睡的香甜無比。第二日清晨起來，因洞中無有益具，自得草草的梳洗罷了。少時仍與他兄妹同棹而食。飯後吃了幾杯茶。腕秋即起身告辭出山。蕙兒與琪兒兄妹又啾々了幾句。琪兒點頭，手拉手兒，走出洞外。蕙兒隨後相送。此時腕秋不但知道師父的住址名諱，又得了一口青萍劍，真是心薄意足。少時出了洞門，拱手拜謝。她兄妹二人，款留食宿，及贈劍之德。方要問下山的路經，只見琪兒仍然走了過，一伏身蹲在就地，將八棱紫金鎗，橫在面前，指一指腕秋，又指了指自己背上。腕秋會意，這是仍然背送出山的意思。當下也不便再加客氣，一伏身，雙手扶定琪兒肩頭，磕膝蓋找琪兒的鶴羽掩膺鹿筋繩。琪兒另用一條鹿筋繩，攏住了腕秋的腰臀，繞到胸前，斜繫蘇花扣。這才一擡鎗，站起身來，飛步前進。真超峯壘。腕秋嚇的心精胆戰，無奈還是老法子，將雙眼緊閉。耳內風生，約有兩三個時辰，方才較得不跑了。腕秋才敢將雙眼睜開，一看琪安，站在一個牌坊前面，先將自己放將下來，指着牌坊橫額，叫她看。腕秋舉目細瞧，只見石頭牌坊上面，橫嵌一塊，汗白玉的匾，是雲嶺屏藩四字。琪兒在沙地上寫與她看。此去東北五十里，卽是鎮南（貴州亦有鎮南關）過了鎮南，卽是楚雄府。又從腰中取出昨晚寫字的，那捲肉紅色，布類的東西來，已將字迹洗去。從新又寫了一大篇子，遞給腕秋。々々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篇子引路，只見上面寫道：由鎮南至楚雄府，到碧雞關。

昆明縣 過堤池 入金馬山 投東北 到曲靖 又道東南 入貴州興義 走黃草堤 轉北走
貞豐 過關索嶺 入貴陽 東拐入山路 走白馬洞 過清水江 餘慶 香爐山 到唐頭 沿
着烏江岸 或乘舟走水路 入思南過梵淨山 即到武陵矣 寫的路途分明 詳詳細細 瑣兒
又在地上寫道 此物名爲火浣布 可以爲衣 善避火患 如有垢污 只宜以火代浣 不宜水
洗 今贈先生 以爲他年紀念 他日武陵浩然峯 再爲見面 瑣兒由此告辭 寫完站了起來
輿腕秋嗽了幾句 高抬右臂告辭 雙頭一恍 平地支溜一股青烟 早已不見 腕秋抬頭
向來路觀看 只見一點明星 似有如無 如電流的快法相向 轉眼已不知去向 腕秋自己
站在牌坊下 楞了多時 這才順着方向 直奔鎮南而來 一路上車船齊施 有話即長 無事
即減 這日過了貴州省頭貴陽府 東行入山 剛走到白馬洞的街上 只見東西的大街 對面
鋪戶 約有三里多長的街道 不知何故 家家閉戶關門 街面上冷冷清清 人烟稀少 可是
每家牆壁上 全都畫着符篆 實在莫明其妙 腕秋問脚夫 這是何故 那脚夫道 吾也在這
裏犯疑 前年由此路過時 還是熱鬧繁華呢 現在不到年餘 就這樣的冷靜 是何緣故呢
公子爺天已不早了 阳們何妨在此地住下 明日再走 好渡清水江 不好嗎 腕秋看了看天色
已到申末了 遂即點頭應允 兩個人由西望東走 滿了一蹕街 始終也未看見一座店房腕
秋無奈 又奔後街 由東望西 走至街中 路北閃出一座大戶人家 只見路南的 八字三台影
壁 磨磚對縫 上面圖着接福迎祥 影壁前恍繩上 拴着數十正騾馬 路北一連二座大門
西邊的馬號門 東邊的廣樂大門 到是關着 門扇上也掛用硃仁 畫着符篆 兩傍懶橙上

坐着幾名家人 老少不一 個個的在那裏 愁眉不展 就象有什麼重要的大事相仿 晚秋連忙下了牲口 交給脚夫 從新整理整理衣裳 慢慢的走進前來 乘手當胸問道 諸位管家辛苦了 小可由貴陽下來 踏過寶方 適逢天氣已晚 此處又無旅店 擬在貴府打攪一宵 明日早行 還請諸位方便方便 代小可轉達貴主人 小生這廂有禮了 說着一躬到地 那幾個家人正在互相愁苦之際 閉目合睛 忽聽有人說話 方才睜開眼睛 只見堦石下 立着一位青年武生 公子模樣一個人 只見他身高約在六尺 年紀不到二十歲 白生生一張蛋形的面孔 灣眉杏眼 鼻如玉柱 口賽塗硃 兩隻元寶耳朵 輪廓分明 頭帶白素緞武生巾 二藍色兩根冲天翅 白素絨毬 迎門嵌着一方美玉 寶色耀目 頂上綉着一朵二藍色牡丹花 枝葉分明 腦後雙垂兩條白素綉帶 左右肩頭拉着 大紅色的燈籠穗 尺半多長 左髮邊一朵藕色的秋海棠 身上穿着白綾子單箭袖袍 週身綉着二藍色的蝴蝶鬧梅 五色絲蠻帶 穗頭齊於脚面 白綾子中衣 白緞子抓地虎的靴子 上綉二藍皮球花 散披着一件藕色綾子武生大氅 白綾子護領 綾子水袖 週身走金線 指金邊 前面雲羅傘蓋 後面花貫魚腸 脇下頭着一口寶劍 白砂魚皮鞘 銀吞口 銀什件 白絨挽手 白燈籠穗 真是英風涼涼 象貌堂堂 男子長的女相 其美無比 衆家人那敢待慢 全都站起身來 行禮相還 答道 既是公子爺錯過宿頭 來到敝地相求 那有不允之理 況且我家老爺 公子全都好客 恨不能交遍天下友 此乃小事一段 候小人回稟吾家老爺 再來相請 說罷叫家人相陪 這個家人轉身立奔大廳 回稟去了 工夫不大 只見那名家人 同着一位 年約十八九歲的 公子

打扮的 少年出來了 鬢秋仔細打量來人 平頂身高 不到六尺 面如敷粉 兩邊劍眉 直插大倉鬚角 一雙俊眼 黑白分明 鼻直口闊 兩耳純厚不薄 頭帶粉綾色武生巾 身穿粉綾色箭袖袍 平金顧綉 團花朵々 腰繫五色絲蠻帶 白綾子中衣 青緞子抓地虎快靴 散披着粉綾色 英雄氅 白護領 白水袖 上綉黑牡丹花 技葉 分明脇下配劍 也是一團傲骨英風 不減蕭逸 只見那名家人 代爲介紹說道 這位就是投宿的客人 此位就是吾家少東人 兩位少年 彼此打量 互相點頭 暗暗的贊美 說了幾句客套 那位少年 遂命家人將脚夫帶牲口 送到西院 安置酒飯 自己執手讓 腕秋到裡面談話 腕秋謙至再三 兩個人方才携手同行 進了垂花門 轉過屏風 只見正面的廳房 階前早有一位老員外 在那裏恭候 只見 這位老人家 身高六尺開外 年約五旬 面如晚霞 仁中透黃 劍眉虎目 鼻正口方 兩耳純厚不薄 五綵黑胡鬚 廳洒胸前 一身的降紫緞子的 員外服色 相貌不俗 腕秋知是本家主人 連忙搶步向前 要行大禮 口稱晚生黃腕秋謹參 老員外忙用手相攔 口中說道 貴公子不必多禮快請到寒舍待茶 早有家人 揭起班竹簾 大家一同來到屋中 腕秋偷睛觀看，屋中的陳設 無一不講究 就知道本家 不是平常的人物 老員外執手讓坐 那位少年在下面 垂手侍立 家人送上茶水 只聽老員外問道 這位公子爺 貴姓高名 此是由何地而來 腕秋就將自己家鄉姓名 及此次的來意 真假相半 訴說了一回 後又問道 老員外的姓名 及在外面看見家人 個個愁眉不展的緣故 本鎮因何 家家門前 圖着符錄 是何原故 那員外未語 先唉了一聲 說道現在的時代 真是皇王有

道家樂 天地無私處處同 在光大化日之下 談不到什麼 妖邪鬼崇作怪 就是

老夫若大的年紀 當年在邊庭上 也曾爲國家出了幾回血汗 出入刀槍林內多年

始終也未曾經過 這種怪事 公子若問 細聽老夫詳細奉告 那老員外不說還可

及至說完此事 經過情形 真是談虎色變 只嚇的晚秋驚惶失色 芳心亂跳 到是怎

麼一回事呢 原來此處 地名 叫作白馬洞 屬書陽府開州所管 乃是一座通商的大道

平日繁華無比 這住老員外 姓時名厚字樸忱 於二十年前官拜南寧鎮的總兵 奉旨鎮守鎮

南關 手使一口古月象鼻子大砍刀 真有萬夫不擋之勇 那年因爲苗人倡亂 時總兵率兵征

剿 狠狠的打了幾面惡仗 苗匪不敵逃走了 他老人家 一貪功 督兵尾追 致受了苗人的

暗算 右臂受了流矢 開了個先勝後敗 好在皇恩 浩蕩 徑徑的將他革職而已 故此時老

爺 携眷回了故里 就在開州白馬洞就算落了戶了 治了個家成業就 夫人何氏 膝前只有

一位少爺 今年剛交十八歲 名叫時詩 他乃是將門之子 自幼好武 樸忱雖有工夫 一來

是右臂已廢 二來他所學的 全是馬上的大架子 對於小巧工夫 簡直的是一招不懂 也會

各處聘了 幾位有名的教師 來家教時詩的武術 幾年的光景 自己練了一身好能耐 手中

一對刀拐 真有幾合的勇戰 這一方也是屬一屬二的技藝 因此上家人 贈給他一個美稱 叫作

玉纏多破浪蛟 這孩子志向甚高 總以爲未過高人爲憾 時常的問着父母哀 求着 聘請名

人 無奈白馬洞一帶 地境偏僻 那裡去請名人去呢 書中暗表 木集已到叢山飛俠中套

對子時詩 蕭逸歐陽霜 黃曉秋等 爲中套的書胆 當然的對於他 男女四位 出世的根基

不能忽略的 閒言少叙 時家正擬聘請商人的當兒 這個風聲不多幾天 可就傳出去了 本來時家在這一方 財產雄厚 未免的暗中 就有奸人垂涎 招出來一場天大的禍事來 若不是這一方的人民有福 黃醜秋由此路過 簡直的這一方的人類 均無幸免了 至於各家門牆上 所畫的符錄 並非有什麼妖怪等事 本書既名為劍俠傳 當然力避異端之事 不便引閱者 染有迷信學說 那末到是怎麼一回事呢 只因本村前街 西頭路北 有一家姓呂的 名叫呂祥 乃是個小商人 一年之中 也不在家幾個月 常在外面 束奔西馳 以博蠅頭之利 家中只有老母 與妻子田氏 抹々呂淑娘 雖說是小家庭 到是柴米無憂 本來田氏過門不到週年 方交十九歲 淑娘現年十六歲 姑嫂倆平日最爲和氣 只因當家人 不在家 姑嫂時常 不出閨門一步 除了扶伺老母菽水之外 常以女紅留意 過一天合當有事 村中來了一個矮身形的道者 聲言能治各種疑難的大病 還是分文不取 施捨藥料 這件事就叫呂母知道了 正赶上兒妻田氏 這些日子 面黃肌瘦 走道發喘 四肢無力 飲食減少 時常咳嗽 還帶點嘔吐 呂家乃是勤儉人家 輕易也談不到 請醫吃藥 呂氏母女 看見田氏如此 雖說心疼 可是始終也捨不的 化錢治病 正在這個當兒 偏々の今天 就來一位治病不要錢的矮老道 當時呂母 毫不思索的 就將老道 請到家中 命田氏出來看病 田氏雖然不願意 明知道自己不是病 但是羞人答答的 怎好明言 況且婆母 這是一番好意 只得含羞出房 偷睛觀瞧 這個道者 只嚇得芳心亂跳 只見道者 身高約在五尺開外 指着到有二尺有餘 黑漆漆的一張怪臉 紅焦焦的短眉毛 兩隻金魚眼光朔々 圓丟丟的

努出眶外 漏孔的鼻子 血盆也是的巨口 一咀黃乖乖板牙 十幾根赤髮 挽着一個道髻 到是金簪別頂 連髻落腮的紅鬚鬚 扎髮扎鬚 如同亂草一樣 押耳紅毫 直插頂門 身穿青豆青色短道袍 青中衣 白高腰襪子 豆青厚底雲履鞋 腰繫水火絲絛 背着一口寶劍 一繫着一個青綠薄囊 裏面古古昂昂 不知道 裝的些個什麼 田氏見他這等兇惡 打算就退回來 不看了 當不了呂母 在那裏緊着叫 還說是這位道爺 景位博愛爲懷的仙 雲遊到此 捨藥治病 不取分文 這是咱娘兒們 好心感勤上倉 才看的這位道爺下降 好孩子快來 看看能你丈夫又不在家 若有個好歹 叫作娘的 怎麼對的起他呢 田氏聽了 婆婆這樣說 只得硬道頭皮 走了過來 由呂母在傍看着 那道者照例的看了脈 遂命田氏退出 連連與呂母道賀 說是令媳 並不是病 確是喜信 己三個月了 呂母遂笑道 阿彌陀佛 這可是謝天謝地 遂命田氏 烹茶相待 預備素齋款代 那老擺手相攔 只領了三杯茶水 便告辭而去 誰知道 老道去後就在這日夜晚間 可憐田氏 不知被何人相害 的死的極慘 屍首釘在牆上 不但開了膛 連皮都叫人剝去了 淑娘睡至天明 方才看見 只嚇的叫了一聲 就閉過氣去了 呂母聽見女兒 聲音有異 連忙三步兩腳 跑了過來 也嚇了一個倒仰 遂即喊了四鄰 先將女兒救了過來 家人問她 田氏死在何人之手 淑娘是一字不知 大家無法 只可喊來地方 到開州衙門報案 州官管前來驗 屍命呂母先將田氏領埋 事後再訪拿凶手 自從田氏死後 到現在半年之久 白馬洞街 同樣的命案 就出了十八件 死的全是少年朵婦 被害的狀況 全是大開膛 剝了皮 就把個開州知州 吓了個

胆裂魂飛 實在担架不住了 衙中的馬步班頭 幾根鐵腿 都快打折了 始終也未拿着個賊毛 因這們一來 可就訛言四起 有說的這是妖怪害的 有說的這是大案賊探花賊作的 還有說是某夜裏 還隱隱的看看 這個妖怪來着 還不止一個 男女全有 都是身高丈外 紅胡子藍靜臉 獠牙橫生 手如鎗鉤 似這樣一來 你說這個 吾說那個 只聞的偌大的一座白馬洞 家家閉戶 個個關門 各處 請人 捉妖畫符 亂了個 地覆天翻 時厚總算是 在外面作過官的人 心中的閱歷甚深 自從事情一起 就疑惑在 這矮道人的身上 這明是飛賊作的 光天化日之下 絕無妖疑之說 兒子玉獬考破狼蛟時時 也是這樣的說 村中人舉監生員 眼見得禍事連出 官方的力量 是靠不住的 大家這才不約而同的 一齊來到時府叩請老員外 出來管一管 不然的話禍事可就不堪設想了 時老員外 到底是武將出身 見衆人一再的哀求 也就義不容辭 慷慨應允 遂即到廟上 鳴鑼聚衆 當場選了八十多名胆大力猛 粗通武術的村人 每夜四十人 由時家父子 每人分帶着二十人 分爲前後夜 圍着村子 巡查 有事鳴鑼 大家齊心捉妖 可是巡查只管巡查 命案還是照常出現 這一來可把時老員外給氣壞了 遂與兒子時時 不分前後夜 可着八十人 一齊出動 也是無及於事 雖有一兩次 見過幾回 但是可望而不可及 有時看見過 或男或女 或野獸 一鳴鑼 或一追趕 不是化道火光 就是變作一點明星 就無影無形了 這一來 妖異之說 更証實了 今日恰好晚秋到來一聽老員外說明 內中的情形 自己也不信是妖怪 說話之間 家人擺上晚飯 老員外陪着晚秋吃完 天氣也就不早了 家人進來回稟 衆壯丁

全在府門外等候上卡子巡查。當時晚秋因爲自己帶着武工，又兼好奇的心切，也約求着時家父子，攜帶攜帶，如有效勞之處，也好除村中的大害。時家父子正要看看，這位黃公子的武術枝能，連忙答應各入紮抹停當，各人軍刀，隨同衆壯丁，分爲東西兩路梭巡。晚秋與時厚在一處由東至北時，時個人帶着四十壯丁，由西而南。此時天氣剛交二鼓，大家週圍轉了一匝，並無動靜。兩隊莊丁，暫時均到廟上休息。時家父子陪着晚秋，回到時府，略爲茶點。少時再爲出動。大家到了廳房，家人送上茶水點心。晚秋略爲食用，剛要談話的時候，晚秋眼光最快正就注意，在大廳後面紗窗之外，瞥見一火光，刷的一聲，由西北至奔鎮上而來，其快無比。晚秋那裏見過這個東西，遂對着時家父子，一領眼神。時時此時也看着了，剛要命人知會村丁，鳴鑼集衆。晚秋一擺手說道：「暫不必驚動衆人，問時員外道：往常時見此警報，都是這樣鳴鑼動衆嗎？」時時應道：「正是如此辦法。」晚秋道：「以晚生的愚見，吾們爺兒三個，施展夜行術的工夫，暗中跟了下去，看他落在誰家，先預備人，將他絆住，然後再鳴鑼聚衆，上前拿獲，那是萬無一失的。」時家父子聽了大喜，誇獎黃公子足智多謀。當時各甩去長大衣服，帶齊了軍刀。晚秋背定青萍劍，時時背定亮銀拐，雁翎劍，時老員外因爲不會小巧武功，而且左臂已廢，叫家人拿了一口斬馬刀，後面跟着，在老員外力量甚大，雖然左臂不便，三五百人，也不心上。又叫家人到厝上，暗暗的預備火把，松油亮子，絆馬鎖，留客住，暗中出動，以便聽見鑼聲，好預備拿賊。然後帶着八名家人，各執刀槍，一齊出了府門。此時晚秋與時時，早已飛身出去，倆個人一打手式，分爲東西兩面，仔細

尋找 那道火光 單表曉秋與時蒔分手 自己就竄房越脊 直奔村鎮西口 一面走着 一面各處留神 此時已交夜半 各家全都安歇 一片漆黑 曉秋正在留神前進之際 忽然一回頭 遠遠的又見東北上 來了一道火光 其快無比 直奔前來 曉秋連忙一伏身 隱在一家買賣 瓦房天溝之內 留神屏息 暗中觀看 少時只見這兩道火光 來到切近 曉秋可就留上神啦 距離自己約在二丈有餘的北方 刷的聲 一恍眼神的工夫 就過去了 直奔正西 曉秋因爲妖火 走的太快 確未瞧見 究竟 火約着是一男一女 遠處觀看 但見兩道火光 卽至臨近 火光到不顯了 只象兩道春風相彷彿 一眨眼的工夫就過去了 既至走遠了 還是兩道火光 曉秋真是莫明其妙 自己正然思想之間 忽由正東房上 又來了一道黑影兒竄房越脊 步履如飛 明現着背後 揣着 亮銀拐 曉秋知道 是時蒔 原來時蒔分的是東面 正走走之間 也是看見這兩道火光 自己這才翻身退了下來 當下曉秋 見是時蒔 一彈指甲 對面那道黑影 忽然止步 低聲問道 前面可是黃公子嗎 曉秋站起身來答道 正是小弟兩個人到了一處一計議 仍然望西追趕 此時那兩道火光 飛到西鎮口一刷的聲忽然不見 時蒔測度 火光所落的方向 正是本鎮仲董 賈元章家中 當下一拉曉秋 兩個人火速前進 恐伯去晚了出了意外 既至到了賈宅 兩個人 正在尋覓之際 忽見西跨院 北上房屋中 燈火明亮 時蒔就知不好 趕緊跑了過來 還未容時蒔 身臨切近 猛見西面廂房上前坡 站起一個矮人來 手中明亮亮 執着一口劍 一聲喝道 對面來的兩個小輩 少要前進 某家在此等候多時了 時公子看見賊人 眼都紅了 那裏還管什麼利害呢 遂由背後撒出

刀拐 一順身跳在天井之中 用聲喝道 好惡徒 還不下來領死 等待何時 那個矮子也真聽說 隨着聲音使一個跳法 人到劍到 兩個人就在院中打上了 忽然由北上房屋中 簾板一响 竄出個女子來 年紀將到二十歲 一身寶藍綢子衣服 藍絹帕罩頭 手中也是一口劍 一碗秋怕她幫助矮子 戰時公子 自己焉能袖手傍觀 遂即亮出青萍劍 喝道好賊婢 少要逞能待吾來結果你的狗命 說着一恍身竄下房來 橫身截住女子的去路 兩個女子也打上了 此時本家主人早已驚醒 賈元章帶着家人 過來一看 可好 兒子媳婦院裏 打上兩對啦 元章只認的時公子一位 別人全不認識 自好叫家人鳴鑼 門外頭時老員外 帶着人也趕到了 此時四面八方 鑼聲人聲 交雜一片 烟火之光 照如白晝 這兩個賊人 知道今夜的事情不成了 矮人忙喊道 風緊說着兩個人一齊抖身竄上房去 時黃二位 那裏捨得也要遂後上房 追趕 剛竄起身來 只見兩個賊人 各自一反臂 手中各現出一道火光 分別直奔 時黃二人面門而來 兩個人想躲時 那能那們容易 一則身子懸在空中 無法躲閃 二則這種暗器 非尋常可比 其快如電 時老員外 看看不好 剛要喊注意暗器 還未容喊出來呢 那兩道火光 早已打在二人身上 火光也滅了 兩個人也摔下來了 不偏不向 時時中在左肩頭 碗秋中在右肩頭 撒手扔了兵力 倒在埃塵 再一看賊人 那裏有個影子呢 當時大家跑了上去 拾兵刃的拾兵器 扶人的扶人 時老員外連忙檢查兩個人 受傷之處 全是在肩頭上 釘着一顆大針相彷彿的東西 仔細觀查 並不是鋼鐵所造 似竹非竹 似木非木 問兩個人 覺着怎樣 時黃二人答道 並不覺着疼痛 只是奇癢難忍 老員外忙叫人 用刀將衣服割開 只見

傷口圍着暗器約有錢大一塊 黑紫堅硬無比 此時兩個人不顧別的 只有此牙列咀的 兩隻手搔個不了 老員外這大年紀 也未見過這種暗器 只好先將暗器起下來罷 老員外疼子心切 那裏顧的了什麼利害 用手起了起 憑老員外那樣的力氣 起了半天 紋絲未動 忙又喊來四個有力的家人 兩個人扶持一個人 一個家人搬着肩頭 一個家人雙手用力去拔 費了這們大的事 可是暗器算是 起下來了 誰知道傷口一見真風 時黃兩位 立時神色大變 個個頓時失了知覺 全都狂笑不止 這一下子 可把時員外給吓着了 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只好先叫人 將時黃二位 叫家人背回府去再說罷 賈元章看着 心中老大不忍 趕緊過來道謙 時老員外此時 也無心客氣了 只說了聲守望相助 這有何妨呢 遂即帶着家人 急忙回家 一面傳命衆壯丁 仍然加意巡查 一有動作 立即鳴鑼 賈元章送出大門 時員外告辭而去 既至到了家中 一進垂花門 只聽得兩個人 在廳房中 大笑不止 自己的妻子 連哭帶叫的聲音 時員外忙着進了屋中 只見幾個家人 分別着拉着時黃二位 不敢放手 他兩個 還是狂笑 亂跳個不住 時老員外 不知內中情由 是怎麼回事 遂即上前拉住 時時 雙手 體微夕的問道 好孩子你這是怎麼樣了 身上可覺着怎麼樣呢 豈不知他兩個 知覺全失 那裏認的家人父子 只見時時口中喝道 好你一個妖賊 你暗算的好 少爺今天非要你命不可 說着揚手就打 時員外不知緣由 口中連叫道反了反了 只見晚秋那裏 也是一樣的笑跳不已 大家見此光景 真是束手無策 好容易盼到東方發曉 兩個人方才略爲少止 漸漸的也不笑了 也不鬧了 全都倒在床上 一聲不响的 呼呼睡去 時家老夫妻 見此光

景明知道不是好現像，只急夫妻二人，痛淚交流，眼巴巴瞧着兒子受罪，連一位投宿的客人，也繞到裏頭了。因爲大廳中，不便養病，遂命家人，將他二人，抬至書房之中，以便照料。次日天明，脚夫過來催着走路，看見黃公子這個樣子，也嚇得傻了。知道三二日不能走了。時老員外問明脚力錢，說道黃公子，激於義憤，受傷甚重，看此光景，一半時不容易恢復過來。你是個指着力量，吃飯的人，吾不能只管困着你。這裏已將腳錢給你，你可另投生意去罷。由吾這裏，再與黃公子治傷。你看如何。脚夫那裏關什麼痛癢，遂即千恩萬謝的，領了腳錢去訖。衆人正在無主意的時候，此時天光已交己正，忽聽府門外，一陣大亂，家人喘噓噓的，跑了進來稟道：員外爺可了不得了。外面的妖怪，忽然白晝出現，趕到鎮裏，正在那裏尋人吃呢。員外聞報大驚，遂即止住家人的喧嘩，問報事的那名家人，到是怎麼回事。那家人喘了半天，方才稟道：由鎮口東面，來一兩個妖精，一個妖怪一丈多高，肩上長着兩個腦袋，光着身子，披着白毛，腰上掖着盆子，那們大的鎚子，一個妖怪五尺多高，是個道姑的打扮，長的甚是美貌，一直奔到，咱們這裏來了。小人們，業已將府門緊閉，請員外爺的示下。時員外因爲保護全鎮公安，致兒子性命正在懸絲之際，那裏還有心思再管閑事。遂即一擺手，那家人楞楞的，站在傍邊，聽了半天，並無什麼示諭，心中還怕妖怪打進來，自己暗中正着急的時候，猛聽見外面扣門的聲音，如同擂鼓的一般。那家人用眼睛，看着員外，也不敢再問。時員外一想，這可是欺付上門來了。又看了看，兩位受傷的，睡在那裏，神色大變，自己瞧着焦急萬分，無奈把心一橫，先將衣履略爲整理，伸手將斬馬刀取將過。

衆飛與妖精拚命不可。大踏步走了出來。衆家人見此光景，知道要與妖精見仗了，取過來號鑼，噲喇夕敲了陣。方才各拿遂手的兵力，圍隨着着員外。來到門前，只聽得外面還在，那裏敲呢？員外不由氣往上撞，喝道：「好妖精，胆敢白晝出現，欺付到門上來了。」遂命家人開放府門。老員外此時眼都氣紅了，那裏管三七二十一，府門一開，自己單臂掄刀，秦上押頂，直奔卅位雙頭人，頭上就剝。只見那個妖精並不躲閃，砍可是砍上了，只見砍的刀口，並不破裂，忽的一道金光過去，反將老員外的斬馬刀，楞給碾回來了。時員外暗自驚心，剛要再剝呢，忽聽背後有人念道：「號一聲無量佛。」說道：「老員外，不必生氣，吾們並不是什麼妖怪，特爲府上的，受傷人而來。」時員外這才橫刀細瞧，只見西面站着一位道姑，身高六尺不足，十八九歲的年齡，五官甚美，玉面朱唇，頭帶大紅平金魚尾冠，身穿大紅道服，外套着五色百戒衣，腰繫水火線，雙垂燈籠穗，大紅緞袖中衣，白綾子高腰襪子，大紅緞子的厚底登雲履，背後措着一口松紋劍，赤金吞口，赤金什件，黃絨挽手，黃燈籠穗，披於右肩頭，手執拂塵，真是仙風道骨，品貌不俗。只見他雙手台什，說道：「貧道稽首了。」老員外這才明白過來，不是妖怪，將刀交與家人，遂即秉禮相還，說道：「不知仙姑駕到，有失遠迎，迺才冒犯，多有得罪。」道姑笑道：「這有何妨？」遂說道：「貧道等是由武陵山浩然峯來的，一指那個雙頭人說道：「此位是貧道大師兄韓琪兒，人稱爲雙頭夫，吳小野龍的便是。」貧道乃雲外飄香月中桂，秋月色是也。只因吾等奉了敝業師，南華元君之命，特來府上，來接取吾師新近收的，未入門的弟子黃隴秋，因爲他昨夜身受天門派的，血焰針的毒器，此物打在身上，一晝夜過天之數圓滿。」

身體卽化爲膿面而死 世上百藥無救 故此命貧道兄弟 來到府上打攪 還請勿罪 老員外話未聽完 只嚇的眼似鸞鈴 口中連喊道 這可完了 這可完了 秋月色問道 老員外因何這樣的 與止失措 莫非黃師弟 業已故去了嗎 老員外連連搖頭說道 請仙姑到裏一看卽知 說着使命家人 頭前帶路 將他師兄弟二人 讓至大廳 遂命家人 烹茶款待 秋月色攔道 時間有限 卽請老員外 領到傷人的屋內 好將他措轉山林 去殺師命 還望多多的費心 時員外點頭 就將秋月色 引至書齋門前 月色請大師兄 在門外等候 恐怕吓着人家內眷 多有不便 自己回老員外 進了屋中 抬頭觀看 只見上下首 兩張床塌 有兩個人睡在那裏 老員外一指上首的說道 這位就是令師弟黃公子 月色又問下首那位 此位是誰呢 老員外唉了一聲說道 這是犬子時時 昨晚上回黃公子 一同去追妖怪 全都受了妖火 小老兒以爲這東西 不過是普通的毒器罷了 剛要聘醫診治 正赶上仙姑昆仲到此 據仙姑方才所說 一晝夜的工夫 調天之數一滿 百藥無效 就要死去 故此傷心呢 月色這才明白 暗中佩服師尊 命大師兄同來的用意了 只見時老員外 轉身出去 少時將妻子領來 進了屋中 老夫妻雙雙跪在埃塵 叩請秋月色 設法救一救兒子時時 月色連忙點頭 應允 將老夫妻扶了起來 走到床前 看了一回 說道他二人的傷痕 既是一樣 此間並無救藥 只可一同將他等 措至武陵山 求做恩師 以仙丹相救 不知賢梁孟 意下如何 時老夫妻忙謝道 既是仙姑 懇予相救 勿論送到那裏均可 遂命來人 火速到鎮上 預備兩乘馱轎 立刻起身 月色攔道 不必費事 可知道武陵山 距此五百里有餘 此傷不能担

格一晝夜 那裏容的了 這長的工夫呢 貧道只有辦法 遂叫家人取來一疋白綾子 由中間一劈兩開 命僕婦先將兩個人 用被包裹停當 只留七竅在外 又將大師兄請了進來 先將時時扶起 揹在韓蓮兒背後 用白綾子上攏肩頭 下攏腕臂 繞到胸前 結成藤花扣 自己照樣 又將晚秋揹起來 說道愚兄弟 暫時將他二人揹去 回山覆命 候着公子身安 再行送回 諸請勿念 至於天門派 每夜到此招搖之事 待省道回山報告家師 自然派人在暗中保護 請放心罷 老夫妻點頭稱謝不已 弟兄二人 這才出了書房 此時也顧不了 人前顯耀 白晝現藝了 回頭向衆人道聲珍重 只見他弟兄 雙足一蹶 身形一晃 兩道金光 早已不見人影 只見半空中 影影綽綽 兩點明星 似有如無的 直奔武陵山而去 展眼不見他老夫妻這才放心 口中暗誦佛號不已 不表時府諸人 再說秋月色 弟兄二人 少時回到武陵山 飛到浩然峯虎石崖前 輕輕的落下來 走到洞門以前 正趕上洞門開放 師兄弟魚貫而入 直到蓮台下 先將時黃二人解下來 放倒石塌以上 然後跪倒身形覆命 座上南華元君一擺手 二人起去 只見元君下了蓮台 來到石塌前面 看了看 命秋月色 同着女童兒春芳秋芳 大家先將他等 棉被撤去 看了看傷口 呀 好不怕人 只見受傷的膀臂並不紅腫 業已變成黑紫的顏色 離着心窩 還不到二三寸了 傷口已竟縮進多深 只有一個小黑孔兒 略流黑血水 其臭難聞 再要担格幾小時 就有仙丹 也難挽回了 元君不由的點了點頭 暗吁黃晚秋 如果就樣的死去 就不如聽憑你 死在家中 這也是貧道 發現一時的惻隱 故顯劍光 暗地通知消息 才引你離鄉背井 千山萬水 也是你投師一場 元

君看罷 用仙指在傷口週圍 按了按 才叫月色到後洞 取來一個金漆葫蘆 一包子藥粉 因洞中並無治傷的傢俱 只可找了一柄匕首刀 將就使用 元君親自動手 先與碗秋調治 因為碗秋到底是女子 氣力弱的多 故此傷勢較重 當下元君 先用匕首 輕輕的將衣服 口子 割大了一點 復又慢慢的割去毒肉 因為受毒已深 肌肉全拿硬了 好容易割成胡桃 大的窟窿 叫人將水盆 取了過來 叫女童春芳 坐在旁邊 一面挑上藥粉 一面滴水 連 拍帶洗 以傷口及膀臂 變成青色為度 然後由葫蘆內 倒出一粒百草規毒丹 一丸捻碎 上 在傷口之內 一面用水化開 與碗秋灌將下去 又將八寶化毒膏熔開 與他貼上 復又與時 蒔調治 因為前文表過 碗秋 歐陽霜 乃是中套的首領 所以出世的根基 必要詳細一點 因為天魔派長 南華元君一出事 峨嵋開府盛會 就快到了 各門諸派 急要出世 因此 緊趕熱鬧節目 該省的省 該略的略 話休繁續 時蒔的傷痕 也照樣治好 元君這才放心 只見他二人的神色 一時比一時的紅活 天至上燈 兩個人均有呻吟之聲 元君這才命月 色 帶着女童看守着 元君這才仍反蓮台休息 一夜晚景不表 次日天光已亮 兩個 人方才清醒 時蒔口喊父母 碗秋呼喚老母 秋月色知道他二人 已然復活 忙走 到床前 輕輕的喚了幾聲 他二人各將淚眼睜開 只見所居之地 不是時府的情形 但見屋 頂四壁 一色青白如玉 正屋頂上 一架珍珠彩蓮燈 裏面不知是何寶貝 大放光明 影射 上下通明 不啻引人入了水晶世界 有一住絕色的女道姑 笑盈盈的站在面前 身後二三位 十三四歲的雙鬢女童兒 此時他二人 全是不知所以 只覺得四肢無力 傷臂酸麻 本待

坐起 那得能夠 只得問道 此地是何處 仙姐又是何人 怎們吾等心中 恍恍忽忽 這是何故呢 月色見問 方將自己的姓名來歷 及恩師的聖號 山洞名稱 低低的聲音 說了個詳細 時時不過只覺 感激救命之恩而已 惟獨黃曉秋 這一歡喜 非同小可 忙着一翻身 坐了起來 立時要見恩師 月色忙上前將她扶住 說道師弟 何必忙在一時呢 此刻你的精神 尙未復原 恩師有諭 不准枉動 以免振動傷口 既是來到這裡 早晚也是見着恩師的了 何必忙在一時呢 你二人若是瞻仰師尊的聖容 近在咫尺 可有一件 因爲恩師她老人家的法身 這時正在入定之時 本來的聖像已霜 你們顧着吾的手兒瞧 可千萬不要害怕 就是連那二位無量山野人窩 救你的咱們大師兄 雙頭天吳小野 龍韓臺兄 二師兄兩面靈狐俠魔女韓琪兒 均在師父左右 說着時時 與曉秋 順着月色的手兒看出 呀 不看猶可 這一看時 只嚇兩個人胆裂魂飛

第三回 奉師命回家暗傳兒女藝 種毒菓設計防奸蓄良謀

詩曰 同福臨東江 宣原蘇國昌 河南寧廣浙 台貴俠雲草

時時曉秋 不瞻仰猶可 這一瞻仰 可了不的了 只嚇得驚擬不上 只見洞天深處 距石場約在數丈之遙 一座白玉九品蓮台 離地約有一丈多高 上面坐着這位天魔派祖師 南華元君 白骨夫人蔡寒瓊 並不是什麼仙風道骨 遠地看出 只見一團濁氣攏着 裏時放金光 必要竭盡目力久視 方才隱隱的看出聖容來 只見白森森的一付坤體骷髏 盤膝坐在那裏 也有六尺多高 頭上顯着金蓮朶朶 寶光絳繞 頂門上赫揚揚 顯出金燈纓絡 天華寶蓋

法輪舍利 大小相聞 不曾萬蓋 肩披看松針短披肩 膝下松針的掩睛 背後左右斜揹着
陰陽五彩藏毒搖 手中捧定陰陽二氣藏毒盒 坐在那裏 漏着白森森的牙齒 圓彪彪的日眶
槽兒 好不怕人 在蓮台左右蓮葉上 站着兩位裸體雙頭人 正是野人窩的 韓氏兄妹 曉
秋雖未見過祖師的法身 可是韓氏兄妹 到是司空見慣 惟獨時時 那裏見過這樣的奇形怪
狀的人 書中暗表 這位南華元君 蔡寒瓊的法身 可不是與前套女殃神鄧八姑 的法身一
樣 鄧八姑因為在雪山煉道 走火入了魔道 被魔火燒煉的 南華元君的法身 純粹是兩世修
煉得的道 方有此法身 原來南華元君祖師 前世乃是貴州武陵縣西 蔡家坪的人 父親
蔡傑 在北宋神宗時代 曾作過一任雲南大理府的太守 夫人魏氏 膝下只有一雙兒女 兒
名蔡士雄 已經入了太學生 女兒即是寒瓊 也是衍父親之為人 平牛好道 蔡太守一生好
道 坐了幾年太守 因為兩袖清風 也未剩下金錢 家中用度 僅仗着廉俸收入 無義之錢
是一文不苟 因世上人民 却叫他蔡青天 那時蔡下當道 蔡青天忝在同宗 因為蔡相為
人不端 自己恥與同譜 乃一再上本 請退林下 及至到了武陵縣 本來的武陵山的風景甚
佳 自己又是好道 索性的與夫人兒女作別 來一個不辭而隱 魏夫人自老爺失蹤以後 派
人四外查找年餘 並無踪跡 只得守着小小的家私 教訓一雙兒女 寒瓊蒙父親的指點 也
深得道中的奧旨 自父親失蹤以後 可就無有同志了 今日也想 明日也想 想來想去 竟想
出一身病來 不到年餘 活活的把一位小性命 活活的想死了 母兄就將她的香塚 就埋在
武陵山中 坟前立了一塊石碣 刊着年月姓名 只待數年之後 這日忽被蔡傑 雲遊至此看

見了 女兒的坟墓 此時蔡傑業已得了大道 計算女兒不至於夭亡 忙用心推算一回 方知是女兒因爲自己入山 以致女兒失了道侶 活活的想死了 不覺動了兒女的情腸 在坟前痛哭了一場 確實覺着對不住女兒 老人家這才運用八九玄功 在女兒坟前 生生的坐了三年 不知耗去多少心血 好容易將女兒的屍體度活 可惜女兒亡故多年 肌肉已化 只有這身白骨 老人家又與她織了松針披肩 掩膈 方將寒瓊由棺柩內放出 由此就隨着老父在武陵山一爇洞 白犬聽受八九玄功的奧旨 夜間即參星拜斗 既至大道已成 即將這座洞天福地讓與寒瓊 作爲參修之所 老人家另投別處去了 將來寒瓊與苗疆 幻靈派作對時 不幸遭了一場大難 那時再爲細表 老人家的根基 因此寒瓊 才叫作白骨夫人 當時時與晚秋 看見祖師法身 與韓氏兄妹的真容 只嚇驚擬不止 忙低問秋月色道 師兄這是怎們回事呢 月色笑道 就將師父的根基 簡略說了一遍 兩個人方才明白 晚秋又問難道說 師父老是這個樣子嗎 月色笑的打跌 指着晚秋道 好糊塗的人兒 廉告訴你嗎 這是師父的法身真容 非入定時方才出現 平常裡若是個樣子 吾們誰敢與她老人家接近呢 現在師父必是運用玄功入定 考查你兩個根基去了 少時功課完時 你就再看就知道了 時蒔在那邊場上 也聽的入了神 兩個人正在彼此咕咕的談天呢 忽聽得蓮台上 一聲無量佛 秋月色那裏 月色忽聽師父呼喚 知道師父功課已畢 連忙跪到蓮台之下 跪倒在地 口稱弟子月色 伺候師尊 元君問了問 晚秋兩個人的傷痕 月色據實回明 元君道 既如此可引她等前來見吾 月色應了一聲 這才站起身來 走到石塌之前 口稱二位 祖師爺呼喚你等 可

隨貧道小心參見 晚秋時時 忽聽元君念聲聖號 仔細再一瞧 可與方才大不相同了 所有一切的法身 金光燈蓮 法輪繚絡 一概不見 蓮台現出一位談粧素服的道姑來 若是站起身來 約有八尺開外的身量 年約三十多歲 一張蛋圓形的臉面 細眉朗目 鼻爲玉柱 口似塗硃 元寶耳朶 輪廓分明 黑其其烏雲 帶着三叉魚尾金冠 身穿青袖子道服 外套百戒衣 腰繫水火絛 背後斜背着陰陽五彩藏毒幡 還有一口缺尖太阿寶劍 銀吞口 銀什件 白沙魚皮靴 蘭絨挽手 蘭燈籠穗 飄洒於右肩頭 手中還捧陰陽二氣盒 韓家兄妹 仍在左右蓮葉上面 叉手恭立 兩個人由月色 引至台前 倒身下拜 先問了聖安 又叩謝了活命之恩 跪在台下 靜聽法諭 只聽元君說道 黃晚秋 你以大義讓婚 成全孤女 你就當忍心以待將來 追踐前約 何故逞一時之怒 致輕生命 若不是貧道引你出來 此時已早死多時了 至如你在途中所遭所遇 貧道離你近在咫尺 不然無量山中遇獠 你二師兄那能那們巧 前去相救 乃是貧道不使出首 轉令琪兒代勞 後來到了白馬洞時府 不該逞一時的義憤 自不量力 與天門派惡徒結仇 那時因你等 命中合有一場流血的飛災 故此也未露面 深知血焰針的利害 過天數日一滿 卽全身化爲膿血而亡 貧道乃命你大師兄三師兄下山 前去接你等上山 以便醫治 你等根基甚厚 貧道方才入定時 業已查明白 自今日爲始 卽在洞中開山向祖 拜師學藝 候你道術習成時 再送你回家 以便夫妻團聚 七年後歐陽霜 尙有大難 數理造就 定然難逃 那時再命人下山在暗中保護於她 好代你報答歐陽霜 代你孝母之德 另有高人相救 收入門牆 晚秋叩謝師父 收留傳藝之恩 元君又

向時前道 時公子你此時傷痕 業已全愈 仍可送你回去 閻家團圓 你看如何 時公子這
時候 才知黃公子 是個女子 不覺暗中佩服 忽聽元君 要送自己回去 只急的面紅耳赤
忙叩首求道師父 既是收留黃小姐 爲門牆桃李弟子 當然施惠不擇人 念弟子雖在幼年
平日慕道的心切 就居當鬧市紅塵 那裏能遇高人 今日幸得黃小姐的機遇 吾師如不收
留弟子 情願死在這裏 也不回去了 元君笑道 時公子不要望想痴念 貧道這裏 那能收
留男子爲弟子門人 這不是強人所難嗎 時時又求道 師父既然不收男子爲弟子 難道說
大師兄也是女身嗎 元君冷不妨被他到問住了 想了半天 這才笑道 你那裏知道 他的歷
史乃是從襁褓之中救來的 你是綺羅業中的人物 那能受的了 山中的苦楚呢 時時道 欲
學精人藝 須下苦工夫 弟子早具決心 別說是山中清苦 就是刀山劍樹在前 只要師尊施
恩 收留弟子 也絕不退縮不前 抵死不悔 元君見他說的 斬釘截鐵 也就心軟了 說道
既是如此 你就在這裡罷 至於你的家事 貧道只派人前去 通知你的父母 並在暗中保護
全村 以防天門派 再來滋事 遂命韓氏兄妹 帶了兵力 立時起身 由元君親手與時老員
外 寫了一封秘書 叫琪兒親身送到時府 在暗中投遞 你兩個白晝回無量山休息 夜間各
駕劍光 在白馬洞鎮上天空中 暗暗的保護 全村財產性命 不得稍有差池 兄妹二人 謹
遵法旨 收拾起身去後 時時與曉秋 從此就在武陵山中 習學道術 這且不提 單表黃母
自女兒走後 看了留的書信 也就置於無可奈何 可是由此更把歐陽霜 給恨入骨髓了
直待歐陽霜夫妻 蜜月度過 歐陽霜娘家無人 夫妻只可坐輪來到黃宅回門 黃母看見內侄

兒蕭逸 一表人材 在臥雲村中 真是獨一無二的人物 品貌俊美 又兼文武全材 與女兒直是一對碧人 忽然硬心歐陽霜 給奪了過去 心中那得不憤呢 因為以前 認錯義女 今天到此回門 也就說不算來了 不過表面上 還着憂愁之色 及至追問曉秋的下落 黃母方才含淚哭訴一回 又將曉秋留的信 交與歐陽霜展開觀看 不過略略數語

霜妹粧次 愚姐生不逢辰 命途多舛 幼年先父 素少庭訓 雖有寡母在堂 日對孤女

形影相弔 數畝薄田 將足糊口 每憶先舅玉叟 翁遺言 許為姻親 愚姐何人 乃

敢違背嚴命 又兼老母從中主持 以為泰山可頽 此婚不可替也 事出意外舅氏連遭大

喪 逸弟居喪守制 拒却良緣 聲言飛三十而不娶 况有喪服在身 逸弟以大義相責

此婚使等漂洋 幸而吾妹婚事早就 此姐不勝欣佩之至 惟姐既奉兩家之明命 悶村皆

知為蕭家婦 而中途忽變 設身處地 試想姐何顏再處村中 况為女子者 守身如至

今世豈可再事他人 死活皆屬蕭性 而夫家又不俯允 姐無奈只可拋棄老母 而遠奔大

涯 自此已往 姐如有命 尚可謀面 否則只可相見於地下矣 至於老母此後之菽水承

歡悉賴吾妹 想情同骨肉 諒能知心 以解愚姐內顧之憂 至諸心腹 難宣楮墨之上

吉期之夜 香閨偶談 諒知我心 餘惟心照不宣 留候粧安並候

逸弟快意

愚姐 黃曉秋揮淚拜書 月 日

歐陽霜一面看 一面哭 書信看完 早已哭的淚人相彷彿 黃母在傍 也是泣不成聲 蕭逸接過書信 未等看完 心裏暗悔 以前自己不當 過於薄情 自幼姐弟已竟結為婚親 只顧自

已一時的糊塗 坑了表姐 叫她一個弱女子 平日閨門不出 爲自己棄家遠遁 天涯海角 況且臥雲村外 百里無人 虎豹毒虫 出沒無常 暗伏草莽之中含沙射人 眼看得這個人 九死無一生了 心中越想越難過 悔恨交溶五內 一口急氣上不來 雙睛倒插 昏死過去 手中還拿着書信 倒在塵埃 黃母也顧不的恨了 歐陽霜也不哭了 母女二人 齊跑過來 將蕭逸扶將起來 盤腿捶胸 叫了半天 蕭逸方才甦醒過來 只叫了一聲苦命的賢姐 活活的叫吾苦死你了 只這一句 一口氣上不來 又昏了過去 黃母歐陽霜 仍然又叫 好容易又喚過來了 蕭逸惡很很的 瞪了歐陽霜一眼 一抖手將歐陽霜 擲出三四步遠去 幸有衆了環扶住 不至摔倒 歐陽霜也明知道蕭逸 此時心中難過 也不計較與他 黃母又勸了半天 蕭逸方才止住淚痕 由此心中就不痛快歐陽霜了 黃母命人整治酒席 款待他夫妻 歐陽霜因爲曉秋 託付老母於自己 苦在心中 表面上不敢形容於色 在膝前曲屈承勸 以盡子職 直至天晚方才回去 由此蕭逸 天天思想曉秋 常要出山尋找 歐陽霜日夜暗地仿範 也不敢勸 也不問 只得暗地裡偷泣 午夜之中 常以淚而洗面 還得天天過來 與黃母請安 本來歐陽霜 心地忠厚 于歸之時 丈夫對於自己 恩重如山 愛情如火一般的熱 自從黃府歸來之後 漸覺冷淡 自己心中 明知是爲黃小姐 讓婚離家的緣故 又不能自作下流 籠絡丈夫之心 只可暗中的傷心 如此黃連一般的歲月 虧了歐陽霜 在百難的環境中 苦苦的奮鬥了四個年頭 此時歐陽霜已生下了一男一女 兒名肅寶玉 女名寶媛 自己乃是自幼練武之人 對於撫養將門兒女的規則 是知道的 故此自兒女出世以來

卽夜夜接着老父教練自己的法子 暗中派人到山外 元江孫去賣 各種的藥物回來 背養丈夫 煨煉這兩個孩兒 以傳將來 遇着明師 好教訓兒女成人 不過因爲丈夫 改變初心 仇視自己 心坎上日積月累 成了一種怔忡之病 從此後蕭逸 更加白眼相視 這一天夜裏 合富有事 蕭逸在黃府 喝了幾杯悶酒 又見黃母想念女兒 得了重病 自要一見着蕭逸 就想起女兒來了 總說蕭逸 如何辜負了女兒兒的苦心不該先娶了歐陽霜 逼的女兒拋家出外 遠客天涯海角 此時四五年的光景 書信皆無 存亡未卜 眼睁睁的 母女不能相見了 說至此 黃母已然痛哭不已 蕭逸聽了這話 心如刀割 勉強敷衍勸了幾句 回了家來 一路上思想黃小姐 對不起姑母 把這些個恨事 全都移到歐陽霜的身上 覺着表姐 大義讓婚反凝歐陽霜 以作術求婚 悞了表姐的終身 甚至犧牲性命 恨不得一時置歐陽霜於死地世俗有言 男子的心腸是流動的 最容易被情火焚燒 蕭逸何人 亦難免此中的大錯 回到家來 歐陽霜安慰玉兒媛兒 睡熟之後見丈夫帶酒歸來 照例的親身扶伺 叫僕婦預倫醒酒茶水之物 殷動在旁伺候 以聽丈夫的使命 誰知道蕭逸 今天的舉動 與往日大不相同 口口聲聲 只說歐陽霜心術不正 作術求婚 逼走黃小姐 現在黃母命在垂危 非將歐陽霜處死之後 帶了首級出山 去尋表姐續罪不可 蕭逸倒在床上 只顧的百般尋罵可是歐陽霜那裏受的了 這些個言語 細想姐夕臨走的時節 曾以心腹之言 聲量說知 實是借此時期 出山去訪名師 何則留下這一封書信 事與語違 自己才明白入了半籠之中 因自己年青不查利害 一時激於義憤 致有今日 此時己身敗名裂 無法挽回 身

旁又無親人 可以商酌 只有一死 以謝蕭黃兩家 自己想到這裏 好容易盼的丈夫罵夠了 睡熟又看了一雙兒女 心如油煎 萬般無奈 把心一橫輕輕的退出房來 偷偷的來在花園 找了一棵歪脖樹 由腰中解下來汗巾 搭在樹上 如同萬箭穿心的一般 口中暗暗的祝告

死去的爹媽 看看你的苦命的丫頭 落了這般的收緣結果 這都是爹爹你老人家 賣命救主的好處 說罷一竄身 用手抓住汗巾 伸頭就縊 不知何故 汗巾忽然中斷將自己摔倒在地 自己跑起來 將汗巾一看 只見齊齊兩截如刀割的一般 又望四外觀看並無一人 心中暗想 這可怪了 怎們汗巾會糟了呢 真是時運鬼欺人 自己無奈 又將汗巾結好 扔在樹上 繫好了

扣兒 自己又一竄身 照樣又斷了 歐陽霜 心中拿悶 第三回 自己可就留上神了 又將汗巾結好 一面扔着 一面偷眼觀看 呀 忽見在樹葉繁茂之處 隱着一位 面目蒼老 衣服

襤褸的老道姑 歐陽霜啊了一聲 剛要喊讓只見那位老道姑 向她一擺手 低聲說道 姑娘不要駭怕 貪道由此路過 見你見尋拙志 特來救你來了 歐陽霜略一眨眼的工夫 不知什麼時候 老道姑已站在自己的面前了 並未看請 是怎麼下來的 也未聽見聲息 歐陽霜就

知道不是凡人 這才借着星斗之光 仔細打量 這位道姑 只見她身高七尺 面皮蒼老

望去不止六十多歲 慈眉善目 壽毫多長滿面慈祥 頭帶一頂青布道冠 身穿百納衣袖了落補 了 簡直的看不出是什麼顏色來了 腰中的絲縷也不知結了多少結了 青布中衣 高腰襪子 都成地皮的色了 一雙舊青布的厚底登雲履 手執拂塵 棕尾也剩不多了 歐陽霜看罷問道 你老人家 這是由那裏來呢 道號怎樣稱呼 仙山何處 在那坐洞府參修 請道其詳

那道姑笑道：貧道由東海而來，被道友邀去，辦一件事情，事畢歸來，由此路過，雲中見你自縊，故此相救。貧道家住本省元江江邊，大熊嶺苦竹庵，俗家姓鄭，單名一個燮子，人稱爲顛仙，是也。歐陽霜聽說是當代的活神仙，就如同見了龍人一般，趕緊的雙膝跪倒，抱住顛仙雙腿，口稱師父，弟子孤苦零丁，活了這們大，好容易于歸於蕭家，又因受了人家的牢籠，丈夫白眼相看，每日裏閑言辣語，忍受不了，故此弟子畏懼前途，黑暗，不得已問方才出此下策。今天見着你老人家，勿論如何，千萬大發仁慈，收下弟子，情願從此跟隨你老人家，同轉仙山，參修道果，再不敢重蒞人寰了。說道這裏，悲泣不止。顛仙笑道：事情好辦，站起身來，待貧道與你觀看休咎。歐逸霜只得含淚立起身來，顛仙手拉着歐陽霜，睜開慧眼，端詳了一番，說道：姑娘，你的根基甚好，與貧道到有一場的，師徒之分，無奈你的塵緣未斷。明春三月，你還有一件喜事，過了明年，到某年某日裡，你必有一場大難臨頭。那時才是你吾師徒入山之日。歐陽霜那裏恨聽，拉着顛仙的破道袍，復又跪倒，死也不放。非要今夜裏收入門牆，帶赴仙山，不可否則，拚死以明此心。顛仙被逼無奈，只得說道：好孩子，起來起來，爲師的收下你就是，但有一件，只準你今日拜師，可不能同走。一則你的俗緣未斷，夫妻尙不到分手之時，二則你還有一條根芽，留在人間，這是你夫妻命中注定，爲師焉敢繆天而行。好孩子，你不要害怕，爲師既然承認，你爲弟子，有事焉能不管，不怕隔着千山萬水，只你要有大難臨身之時，爲師的立時趕到救你。好孩子，你還不放手嗎？歐陽霜知道，求也無益，只得應允。請師父坐在太湖石上面，自己擦干了眼淚，整齊衣服，恭恭敬敬

敬的大拜了二十四拜 趕到拜完了 這一下子可把歐陽霜給吓着了 不知道師父什麼時候走的 太湖石上 連個影兒也無了 歐陽霜楞夠多時 因為師父有話 俗緣未斷 也就不想尋死了 只可反身回閨房 幸喜丈夫與孩兒 熱睡未醒 自己暗將殘粧卸下 卽和衣臥在丈夫脚下 回想方才之事 自己又傷又喜 翻來復去 直到天明 起來梳洗已畢 然後照例的扶伺丈夫孩兒 梳洗淨面 吃了早飯 自己又到黃府問安 還未進來到黃宅 遠遠聽得人聲一片 自己知道不好 連忙三步兩腳的飛跑 忽見前來 迎頭彩雲喘須夕的跑了來 看見歐陽霜說道 好了好了 二姑快去嗎 老主母 昨夜晚病勞沉重 現在已竟昏了好幾次了 鴻影姐 姐命奴婢來 請你老人家 與二姑老爺快去呢 歐陽霜忙道 那麼你快前去罷 吾這就去了 說着二人分手 不表彩雲去請蕭逸 歐陽霜步履如飛 來到黃宅 只見院中長工短月 家人僕婦 站了一院子 大家見了 歐陽霜來了 一齊的說道 好了好了 二姑娘來了 快到裏看看老太太去罷 歐陽霜也不及回答 家人一直趕到內宅 只聽鴻影在那裏連哭帶叫 歐陽霜來到床前 只見黃母面色 慘白無光 雙目緊閉 斜臥在鴻影懷裏 那一份的淒涼 真是鐵石傷心 又想晚秋平日 事母最孝 因為自己的事 只逼的她遠走天涯 老母在家庭日夜盼望 以致送了這條老命 不是吾殺的伯道 伯道實由吾而死 又怕丈夫見着這種慘狀 更早遷怨於吾的身上 想到這裏 只急的芳心亂跳 連忙近前 將黃母慢慢的扶起 用手試了試鼻孔 已竟氣如游絲了 歐陽霜忙止住了 衆人的哭聲 這才慢慢的呼喚 此時蕭逸也趕到了 見此光景 也早淚如雨降 暗想這件事 全是

自己的一時不明錯愛了一個歐陽霜 害的她母女如此的結果 女兒海走天涯 母親眼見垂危 自己爲人子者 坐使姑母家破人亡 還有個不傷心的嗎 好容易黃母 被歐陽霜鴻影二人 喚過明白了 只見殘日微暉 見他夫妻一個個 眼目紅腫 淚人相彷彿 鈎起自己的心思來 打算要哭 無奈腎水已被 心火煎干 醫書上說的明白 腎臟已絕 那能好的了呢 乾張了半天的咀 鼻翅兒搨了幾搨 一點眼淚皆無 燦々微微的聲音 帶啞說道姑老爺 姑奶奶 蕭逸夫妻二人 忙道床前說道 兒們伺候母親 你老人家既然到了這個分兒 有什麼心腹之言 只管明說 兒等無不從命 黃母點了點頭 叫了一聽 悲切切的說道 事到如今 吾也難有別的囑託 只是老身自從中年 不幸居孀 跟前自有晚秋這一點骨血 還虧她 賦性仁孝 不該四年前 與你口角幾句 鬧了霜冗一場 造成了你們夫妻的姻緣 致使她無顏再居臥雲村中 可憐他長到了十九歲 未出閨門一步 因爲此事 海走天涯 數年之中 音信皆無 大半是九死一生了 老身死後 你等也不要過於輔張 普道可以 等到吾那苦命的嬌兒 天可憐見兒 有日前來那天 萬不可說 老身爲想她喪命 只說是暴病身亡 千萬勸她不可過于傷心 託你夫妻在村中 找一個年貌相當的子弟 或文或武 在所不計 卽將她聘了出去 老身雖死也就瞑目了 歐陽霜不等蕭逸開口 遂卽眼含痛淚說道 母親貴體已到了 這個時候 女兒的心腹話 亦不得不說了 當那年吉期已近 姐姐曾與女兒計議 妥當 先命孩兒于歸蕭家 虛位以待 將來迺全吾姐 亦歸蕭家 效法英皇 孩兒那時再退居側室 此乃孩兒之心願 姐姐之命意 誰知姐姐 別有居心 翻然出山 函託女兒 在

人家的 膝前盡孝實在想不到 母親染此重病 如果母親病好那是上天保佑 孩兒甘願終身茹素 奉侍 以續不孝之罪 如果母親有個山高水遠 有日姐々歸來 亦必要成全她的初志 吾姐妹共事蕭郎一人 若其三年內 姐姐再無音信 女兒夫妻 必然出山前去尋找吾姐 雖赴湯蹈火 絕無異心 孩兒之志如此 稍有半句虛言 將來叫孩兒兵革分屍 馬踏如泥 不得善終 蕭逸也是這樣的苦勸 只見黃母點了點頭 而呈笑容 打算還要說話 誰知天祿已盡 只落得雙睛倒插 濁痰上湧 黃母就身歸那世去了 蕭逸夫妻 與大了環鴻影 只哭的死去活來 昏絕了幾次 衆僕婦了環吁勸歹勸的 方才止住了淚痕 遂即去請過來 黃府的至親摯友 商量着提出黃府 家產一半不發送黃母 大家認可 這才重重的辦了一場的喪事 待事情已畢 蕭逸即時回着村人 及兩家親友 將黃府的家資 件件登記 然後將府門封鎖 以待晚秋歸來 至於僕婦了環 有不願走的 全回到蕭府居住 轉眼之間 已竟過了殘年 交到三月中旬 歐陽霜又生了一位公子 此子生來 特帶異徵 面如敷粉 天庭上面 多了一隻立目 神光湖湖 遠看着一道白光 射出數尺 因此蕭逸於他起了一個名字 叫作蕭人龍 取的是這孩子 將來必是人中之龍 的意思 不與他們小兄弟 犯一個玉字相排 自此之後 蕭逸因為歐陽霜 連連與他生兒育女 也算稍有微勞 就不似以前那樣白眼相加了 歐陽霜見丈夫回心 只喜的背地裏念佛 還是照常的訓育蕭寶玉 的一樣的法子 暗中派人出山買藥 夜間就與人龍 暗暗的洗浴 一連又是三年 此時寶玉六歲 寶接五歲 人龍三歲 歐陽霜天天 與寶玉 寶媛 兄妹上工夫 蹲個小架子啦 跳個炕

完啦 這一天合富有事 時逢夏令 蕭逸夫妻 帶着三個兒女 及僕婦了環等 同在後面竹園裏避暑 在寒香亭上 排了一棹 新鮮的蓆席 吃着酒 聞着兒女 美妻相陪 天倫之樂 至此已極 不料蕭逸已帶了酒意 近想前事 忽的想起表姐碗秋 爲歐陽霜之奪婚 自己之薄倖 已然走了數年 音信皆無 眼帘中猶有姑母 彌留時的慘狀 借着酒意 又恨起歐陽霜來了 只見妻子 正在聞着人語 在傍邊玩耍呢 心中更有氣了 暗想道你這是隨心如意了 丈夫稱心 兒女當前 可知道吾那苦命的表姐 數年之間 就是微倖有命 這個罪也夠受的了 多半還許是不在人間了 否則叫故數年無信呢 自己想到這層上 愈看歐陽霜 越有氣 吧的一聲 拍的棹子上面 碗杯亂响 罵道好你個不識羞的賤婢 只圖自己的快樂 不管別人的死活 仗着狐媚子的面孔 不過欺人一時 日子當了 也有漏敗的日子 看你那一種的賤態 在兒女的面前 還要那樣怪像 好不叫人羞死 何不替好的 死了多好呢 歐陽霜正聞着兒女玩耍 忽聽棹子上 吧的一聲 嚇了自己一跳 寶玉兄妹三個 也吓哭了 歐陽霜見丈夫又犯了皮氣啦 一則心疼兒女 二則自己的怨氣 已忍了數年之久 心中暗想 此時兒女一堆 你還是這樣的待吾至於黃小姐 棄家出山 乃是出於她個人的高傲 性成 說了不算 算了不說 她叫吾這樣辦的 可是結果 把這些個罪惡 全推在吾的身上 了 吾受了你這幾年暴行 也受的夠了 你何故還不知進退 反到步步逼進來了 休要錯想了念頭 吾歐陽霜也不是好欺服的 相到這理 心中業火 真有萬丈 實在按納不住 遂卽推開了兒女 用手指蕭逸 說道你也不要 這樣的相逼 如果譽着對不着表姐 何妨找回

來 成全了你兩個的心願 苦嫌我歐陽霜害眼 何不就置于死地 好在我娘家并無別人 盡
着你施行擺佈好了 說着一退身 生在石橙上 用手帕掩面 痛哭不已 蕭逸自成親以後
數年之久 從未見妻子 這樣的頂撞 今天忽然發作 這些個不倫不類的言語 又仗着酒性
當着僕婦了環的面前 那裏容忍得下去 遂即大吼一聲 跳了起來 慌慌悠悠 奔了過來
一把抓住歐陽霜的青絲 手打腳踢 打了一回 歐陽霜雖習武術 那裏忍的在丈夫面前施
展 又知道他帶了酒 方才的言語 又深悔孟浪 不該那樣的頂撞 此時只好忍了疼痛 故
意讓他出出氣 心想打了幾下 只要他出了這口惡氣 也就算完了 誰知蕭逸 越打越氣 只
氣的面目變色 全身亂抖 扯住了歐陽霜青絲 拖出亭子來 到了竹林之內 立逼着歐陽霜
自縊 正在不可開交之時 忽見蕭逸堂兄 蕭逸之妻崔氏走了來 素日慕崔氏 就與歐陽霜
不大和美 暗恨她不該奪了表妹 黃曉秋的婚事 今天見蕭逸吃了幾杯酒 借着他酒性 打
算打廚腿雁 笑道 你兩個這是怎麼啦 歐陽霜本打算如來 勸勸丈夫也就完了 就將今日
之事 哭訴了一回 崔氏聽了鼻子裏冷笑了兩聲 說道照例說 是妹妹你原先就錯了 想黃
蕭二家 自幼兒經了兩家 老人家主媛 事已成就多年 無故的被妹妹你 奪了這 歐陽霜
見此光景 心如刀割 暗罵崔氏 你這是勸呢嗎 分明是吾的削子手 要借劍殺人 可也是
吾歐陽霜的命苦所致 哭了一聲寶玉 人龍 嫗兒 可苦死爲娘的了 一口氣噎住了 悻絕
了過去 衆了環忙上前 扶起哭叫 本來歐陽霜 素日帶下 人緣最好 今天初次看見主人
這樣的兇狠 那裏還敢勸 忽見主母悻死過去 衆人實在不忍 方才上前呼叫 及至歐陽

霜甦醒過來 偷眼瞧着丈夫 還是那樣的怒目橫眉 仇視自己 蕭逸見妻子醒過來 又走到近前 仍是逼着 非上吊不可 歐陽霜到了這步田地 知道這是冰凍三尺 非是一日之寒了 無奈把心一橫 用手指着蕭逸說道 莊主爺何故逼人太甚 吾歐陽霜與你 數年夫妻 自覺着并無失德之處 不犯七出之條 今日這樣的待吾 你的良心何在 你只欺服吾歐陽霜 娘家無人 一頭的婚事 只逼的黃家表妹 冒險出山 夫已數年 存亡未卜 黃伯母 生平就是這一位心尖兒 女孩兒 素日裏在家中 多少人扶伺着她 還怕她不舒服呢 何況爲你而走 只逼的老人家朝思暮想 到底想死了 這不是全是妹妹你的不對嗎 可是逸弟 你也不便過於苛 求了 常言道 生米已做成熟飯 那有什麼法子呢 黃家的母女 死的是死了 走的是走了 你夫妻安安穩穩 過這份太平日子 有何不好呢 什麼叫情 那叫義 崔氏言中代刺 句句打在蕭逸心坎上 還未等地說完 蕭逸大叫一聲 道氣死我也 跳將過來 抓住歐陽霜的青絲 又一頓連號代打 逼死吾 不過臭塊地 好好好 吾今日從了你的心願 但願你 前途萬里 飛黃騰達好了 說到這裏 大叫一聲 故去的爹娘 前途少候 不孝的了頭 起你來了 又叫一聲寶玉 你兄妹三人 別願你苦命的娘親意恨心毒 拋你們而去 這也是三生造就 人力難移 好好好 吾歐陽霜 就是這樣的收緣結果罷 說着由腰中解下了汗巾 搭在巨竹之上 回頭看了看孩兒 雙足一垛 竄了上去 剛要伸頸就縊之際 蕭逸瞥見半空一道金光 歐陽霜形影已無 只有竹子上汗巾兒 被風飄擺不定 蕭逸與衆人 不覺大吃一驚 寶玉兄妹 那裡懂的這些個 小孩兒眼睛最尖 忽見金光一閃 一個窮

道姑 將母親平空裡抓去 無影無形 只急的三個孩子 放聲痛哭 跳着脚兒向蕭逸要母親 催氏多言多舌 本打算叫蕭逸 痛々の打歐陽霜一頓 好與黃曉秋出出氣 誰承想逼出人命來了 又見一道光華出現 直刺衆人的眼神 大家略一眨眼的工夫 歐陽霜忽然不見 嚇的崔氏也暗地裏溜了出來 一溜烟跑回家中去了 蕭逸此時 酒也嚇醒了 見這三個兒女 繞着自己痛哭 想起方才之事 又急又恨 一找崔氏 早已不見了 自己無奈 哄着寶玉 兄妹 回到屋中 見那些殘針剩線 零粉亂脂 視目皆是歐陽氏的遺物 心如刀割 好容易 命僕婦 將他兄妹哄着玩耍去了 蕭逸從此觸目傷心 暗暗的派了自己的徒弟 何謂 吳誠 柴武 郝潛夫 等四人 各帶兵力川資 暗暗的出山分四路前去尋找 數日回山覆命 并無影響 不言蕭逸 單說歐陽霜 那日因丈夫帶酒 自己不合一時逞性 頂撞了幾句 又加上 催氏再旁 多咀多舌 致將丈夫酒性提上來 反面無情 非置自己於死地不可 正在一髮千鈞之時 瞥見眼前金光一閃 就覺着有人將自己 輕輕的提起空中 此時歐陽霜 連急代氣 連驚代嚇 早已昏絕過去 迨至醒了過來 睜開淚眼 只見自己 仰臥在棕床之上 靜悄悄并無一人 只開得一陣陣 香氣撲鼻 抬頭看了看 屋中清雅異常 毫無囂俗之氣 屋中上下 一色的銀白紙 糊成空洞相仿 光線明亮 所有陳設 全非日觀 棹案上除了文房四寶 爐瓶三設外 還有道家用的經典 手盤 拂塵等類 自己不明其妙 這是到在那裡了 不覺呀了一聲 只目簾板一響 由外面進來兩位女童 都是十七八歲的年紀 五尺多高的身材 一色的藍布道服 腰繫絲絛 白高腰襪子 青布登雲履 頭挽麻姑髻 面貌美麗 只

見二人 笑盈盈的手中提着 盞碗點心盒子之類 來到近前 笑道師兄你好了嗎 師父命吾二人 在此伺候你老人家呢 如若走心中無什麼痛苦 這裏有茶水點心 師兄可略用點 如覺着身上不舒服 可以找師父去要丹藥去 管保吃了就好 說着話兒 一個倒茶 一個打開點心盒子 裡面全是精巧的素食饌々 歐陽霜遲疑道 二位仙姐 因何這樣的稱呼 令師又是何人 此處這是那裏呢 那女童兒吃的笑道 好個出家人 連自己的家 都不認識了 這裏乃是雲南大熊嶺苦竹庵 歐陽霜吃驚道 敢是顛仙吾師的寶庵了 女童兒笑道的打跌用手指着道 好好好 還虧你明白 未將師尊的聖號忘掉了 不是這裏 是那裏呢 歐陽霜這才如夢方醒 不由的心中暗喜 又問道 不知二位仙姐 又是何人呢 那個年紀稍長的 師兄 不要這樣的稱呼 你老人家雖然 今日上山 可是拜師的日期在前 吾二人拜師的日期在後 師尊時常的 向吾等提倡 咱們還有二位師兄 聽說是早已藝滿下山 你老人家還算是弟三位呢 小弟姓冠名羣英 小小的號兒 人稱爲雲中捉月 今年十七歲了 又一指下首 年紀略小的道 這位乃是小師弟 姓張姓邁倫 人稱爲雲裡嫦娥 今年十五歲了 因爲今日清晨 師父臨走時 命吾二人收拾這屋裏 說道少時你三師兄就到 因爲她今日有大難臨頭 故此前往相救 此乃經過的情形 歐陽霜點頭 暗暗的感激 遂即喝了兩碗茶 即煩冠張二位 領着去到鶴軒 叩謝師父 活命之恩 女童兒點頭 收什了茶具 在頭前帶路 出了西跨院 過了月亮門 直奔鶴軒而來 滿院中蒼松翠柏 綠竹成行 一路上碧陰拖地 野鳥爭喧 真是一點紅塵飛不到 看來還是神仙家 少時來到鶴軒門外 羣英進內稟

明 出來點手相喚 歐陽霜這才啓扉籠來到屋中 只見顛仙 仍是那年所見一樣粧束 盤膝端坐蒲團之上 閉目合睛 歐陽霜初見恩師 又想起那年 竹園上吊的情形 不覺悲從中來 淚落如雨 一撲身跪在埃塵 滿眼落淚 口中稟道 弟子歐陽霜 命不逢辰 多得恩師相救 弟子情願 終身侍候吾師 再不敢有紅塵之想了 說罷哭泣不止 顛仙閃慧目觀看 歐陽霜 點了點頭 唉了一聲說道 這也是你命中注定 無可挽回 幸而此時逆境已過 從此要你好好在此 習學武功 參修道果 將來你丈夫心回意轉 還有夫妻母子完聚之時 起來隨你師弟們 玩耍去罷 歐陽霜叩頭退出 從此歐陽霜 就在苦竹庵 煉習各色的工夫 本來人又聰明 武術已入了門徑 加之顛仙 息心教導 那有個不到家之理呢 幾年的光景 歐陽霜的學業 可與在家時 大不相同了 不但劍術精通 而且道術又好 時常陪着師父 去到各處 辦點俠義之事 遂便打探家中的情形 有時想起兒女 不過付之一吁而已 事被顛仙看破 命她夜裏回家 暗中教導兒女的武功 因為元江取寶 開府勝會 已在目前 閱者諸君勿怪 只可簡略相叙 以便緊趕熱鬧節目 話說蕭逸 自從妻子被救走後 數年之工 朝思暮想 前幾年兒女 還要時常的磨着 去找母親 近幾年來 暗中查看 這幾個孩子 也不要母親了 每日裏 歡天喜地 有說有笑 有時還要抬腿動腳 一高興 就許飛身上房 他兄妹天天的 在竹園子裏 偷着練習對打 不但所發的招數各別 就是一舉一動 悉代仙傳 家中這幾名門人弟子 何渭等 與他兄妹比試的時候 全是何渭等落敗 蕭逸以前還只當弟子們 故意讓着他們 後來仔細考查 滿不對 寶玉等還是真實的本領 不由的

心中暗暗的驚疑拿悶 這才將寶玉兄妹 喚到屋中 仔細盤問 此時寶玉已竟十五歲 寶媛十四歲 人龍十二歲 當下兄妹三人 見父親苦苦的追問 武術的來源 彼此觀望 誰也不懇先說 後來被父親 代勸帶嚇 小孩子家 那裡會撒謊 寶玉一拉弟弟妹妹 三個人跪在父親的面前 先請了誑父之罪 這才將母親 五年前 怎樣暗地回家 怎樣午夜 在竹園裏偷傳武功 教練劍術 一一從實 和盤託出 不但武學劍術 是母親親傳的 就是三個人所使的兵器 也是母親給帶來的 並請父親不要記恨母親 看在教訓孩兒的面上 務要夫妻母子團圓 使孩兒在二老膝前 得少盡孝心 說罷痛哭不止 蕭逸自妻子走後 自己形單影隻 可惜他少年夫妻 一別數年 此時早已回心轉 細想那日 逼她的情形 恍在目前 暗恨自己過於薄情 未免就把堂嫂崔氏 恨上了 若不是她 乘着自己的酒性 在旁邊冷譏熱嘲 那時自己 未必下下得那樣的毒手 蕭逆思前想後 暗暗的傷心 眼含痛淚 把兒女扶起來 低聲問道 你母親每夜裏 在什麼時候來呢 寶玉道 大約着在後半夜 居多 只要父親睡的早 他老人家就來的早 蕭逆吩咐道 今夜裡你們三個 還是照樣 去竹園裏候着 等你母親來時 照樣的練習 等練完了時 你們三個人 一齊下手 將你母親的衣服挽住 待爲父出去 解勸解勸 好叫你母親 從此不走 你們看這們辦可好嗎 寶玉兄妹 聽得父親公然答應 明是見面解勸 其實是陪小心去了 兄妹只樂的手舞腳踏 父子們歡歡喜喜的 真候至天交二鼓 蕭逆恐怕被歐陽霜 在暗中看出破綻 自己這才假作安寢的模樣 寶玉兄妹 照常的扶伺父親安歇 而後退了出來 到了自己屋中 扎抹停當 全都腰中帶上亮銀鏈

千雙鍾 然後熄了燈火 潛步捏踪 來到後面竹園 一直到了假山後面 一看母親 早在那裏坐等 三個人照樣磕頭 問了晚安 歐陽霜先叫寶玉練 又叫人龍練 寶媛練 都是先練拳腳 後練兵器 又叫他三人合練對打 最後又演習劍術 只見天空中 三道金蛇亂串 越閃越快 緊張週密 使人看了 不覺寒毛倒豎 蕭逸等兒女走後 停了一刻 的工夫 也不敢點燈 輕輕的起得身來 出了房門 鹿伏鶴行 直奔竹園而來 幸喜園門大開 伏身而進 潛步而行 慢慢的透過假山 微微的聽見兵刃鏈子响 就知道妻子已到 自己提着氣 隱在太湖石後 借看星斗之光 偷睛觀看 只見妻子 不似在家那樣的纏束了 頭帶大紅緞子 平金南綉的三叉魚尾道冠 兩隻魚眼 安着兩顆明珠 在星斗之下 爛々放光 身穿着大紅緞子的道服 白護領 白水袖三尺多長 外套百戒衣 水火絲絛 繫在腰中 還掛個金漆葫蘆 大紅湖縐中衣 白綾子高腰襪子 大紅緞子厚底登雲履 背後措劍 手執拂塵 似這樣不僧不道的粧飾 還是當年的花容月貌 正在那裏指揮兒女 練習武工 自己看了又是愛慕 又是傷心 不覺流下幾點英雄淚來 只見寶玉人龍 兄弟兩個 使的全是鏈子傢伙 寶媛使的是寶劍 兄妹三人 正在對打緊張之際 蕭逸好不羨慕 正在看的出神 猛見他三個 分爲東西而立 左手高揚 各個現出一道金光 直射霄漢 東西的金光 攪作一團 不啻三道金蛇相彷彿 蕭逸見了 就是一吐舌頭 呀 這個東西 想必就是劍光了 自己雖然武工 超於上乘 可是從未見過劍術 自己反道不如孩子 倒先會了劍術 也見得妻子的工夫

已到登峯造極了 蕭逸也只顧看了 兒女們也只顧練了 將白晝所定的計劃 全給忘了

只見歐陽霜道 好了好了 你們的武工劍術 全都是進無退 不負爲娘的 每

夜裏千山萬水 跋涉之苦 從此爲娘就不用再夜夜前來 只要兒們 好好的用心習練

方不辜負爲娘教訓的苦心 定明每五天 前來一次 好罷 天不早了 你

們兄妹回去安歇去罷罷 爲娘也要山 覆命去了 蕭逸方要叫寶玉 快些動手 話未等說

出 只見歐陽霜 一恍身子 一道金光 早已踪影全無 破空而去 蕭逸這才露面 他兄妹

見了父親 才想起白天 定的計策來 當下父子們彼此鬱怨 但是娘是走了 只好在等下次

罷 父子這才回房去了 單表歐陽霜 駕着劍光 剛出了山口 在空中注視下面 忽見有兩

個矮子 在叢莽中 探頭探腦 好象是在那裏 探探消息的動作 歐陽霜心中拿悶 暗想道

這座歐雲村 自開闢以來 百餘年的光景 從無外人知道 而且四外百餘里 並無人家居

住 山中連道路全無 怎們寅夜間 那裏跑來的兩個矮子 到這裏窺探呢 自己因爲不知道

這兩個人的來歷 又不便下手傷他 又不放心不管 只得暗收劍光 輕輕的落在塵埃 隱

在樹身的後面 暗中監視 他兩個的舉動 隱隱的聽見兩個人 一面伏身窺探 一面低聲計

議道 師父命你吾 與大師兄申武 前來探探 臥雲村的道路 連來了幾大 全是不行要領

眼看是道路 走來走去 不是危壁阻路 就是深澗相隔 總早找不着進村的路徑 真不愧

爲世外桃源 何況村中還藏着 無價之寶呢 難道村裏的人 總不出山嗎 怪不的師父設法

要奪過這座福地 真是好地方了 歐陽霜暗中聽的明白 怪呀村中之寶 祇有師父知道 怎麼他們也知道了 暗想道 好兩個小輩 原來是儲志不良 要設法來奪這個村子 偷我的藏寶 那得能夠 今天若不叫你們 知道知道吾的利害 你也不知村中 自有高人 歐陽霜想到這裏 一伏身 刷的聲早竄在二人的面前喝道 孽畜少要前進 現有臥雲村主 在這裏等候多時了 兩個矮子 正在擇路之際 萬想不到 今天遇上硬對了 猛聽得一聲嬌叱 到把兩個小子嚇了一跳 連忙抬頭 往對方觀看 只見對面站着一位紅衣道姑 美麗無比 不知是人 是仙 兩個矮子 也就站住了脚步 各拉寶劍喝道 你是何人 天交四鼓 還在這裏出現 快說實話 如有半字虛言 可小心你的性命難保 歐陽霜微微的冷笑喝道 狂徒你也不知 你家夫人是誰 站穩些 不要吓死你 吾乃臥雲村 蕭村主之妻 歐陽霜是也 人稱爲烈焰夫人 雲中丹鳳的便是 你這兩個狂徒 是那裏來的 到此何幹 上首的矮子道 吾乃天門神君九首鬢 林祖師的門下弟子 甘熊甘象是也 特奉師命 前來探道 以便奪你這座村子 你要知時達務 趁早獻出入村的道路 將藏寶地點指明 尚可留你活命 如若不然 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歐陽霜未等他說完 早氣的蛾眉直立 杏眼圓翻 伸手撒劍 直奔兩個矮子就刺 兩個人也用劍相還 可是他兩個 那裡是歐陽霜的對手 走了幾個回合 已知弱不敵強 被此一打暗號 虛刺一劍 撒腿就跑 歐陽霜喝道 狂徒那裏去 留下狗命再走不遲 單手背劍 在後緊緊追趕 二廿一面跪着 留神觀看 只見歐陽霜真快 轉眼之間

已離二甘不遠，真不愧叫作雪中丹鳳。兩個矮子真急了，一揚手兩道劍光飛出，直奔歐陽霜而來。歐陽霜追了個首尾相連，正要傷他，猛見兩道黃光飛奔前來，也曾細二甘不弱，這是飛劍的光芒，遂即一抬手，劍光亦起。當時金光黃光，攪在一處，無奈歐陽霜的劍術，乃是鄭燮顛仙親傳，何等的利害，門戶又正，劍術又高，二甘雖會劍術，無奈出自傍門，約有半盞茶時，二甘的劍光，已被歐陽霜的劍光，壓下七八尺，又黑又暗，歐陽霜的劍光，又明又亮，只累的二甘渾身是汗，四肢無力，再不設法逃走，性命就要不保了。二甘想至此處，只是無機可乘，甘熊命兄弟，竭力拒住敵人飛劍，自己由腰中取出小小一張返魂五毒藥箭，照着敵人心窩射去。歐陽霜忽見一股彩烟，駝着一支短箭射了過來，不知是何妖法，忙將劍光領回，抵住五毒箭。二甘這才換過工夫來，這才身劍合一，唵的一聲，破空而去，及至歐陽霜將毒箭破落，二甘早已逃走無踪。歐陽霜想了想，打算重回村中，通知消息，又難於露面，又一想二甘，經這一次的敗北，以爲村中有了防備，也許不敢再來了，藏寶之地，又有七會毒菓樹保護，並無大碍，好在自已常川來往，如果再遇見他時，絕不輕饒。歐陽霜這才重駕劍光，飛回大熊嶺去了。蕭逸自從暗中，見了妻子一面，因爲羨慕他的劍術，擔隔了夫妻相聚的計劃，既至妻子走了，無奈帶了兒女回房，好在言明候到五天再來，光陰如矢，彈指之間，已到第五天了。蕭逸早將兒女喚至面前，囑付他等，直待夜間行事，轉眼之間，天交二鼓，小兄妹三個，仍然帶齊了兵刃，結束停當，來至竹園，拐過假山，只見母親，仍然在

那裡等候 兄妹正要參見呢 只見歐陽霜一擺手 說道兒們不要多禮 今天暫且不必練了 寶玉過來 爲娘有話分付 寶玉聽得母親喚他 近前問話 後又仔細觀查母親的顏色 不似先前 那樣和顏悅色 只見母親雙眉緊索 面帶愁容 寶玉不知內情 只得雙膝跪倒 口稱母親 有何教訓 孩兒侍候 只見母親嘆了一聲 將寶玉拉了起來 說道兒呀 你們自願的在 家中 天真爛熳快活 以爲是桃源樂土 可知道 山外另有妖人注目 垂涎此地 暗儲陰謀 要潛師暗襲 前來奪取村子 可惜你父親 雖通武術 不會妖法 你三個 雖明劍術 無 奈所學稚幼 從未見過陣仗 爲娘的又難於出頭露面 不過在暗中幫助而已 爲娘雖然長來 此地 乃是暗來暗去 恐有鞭長莫及之吁 因此回到大熊嶺 而見兒等師祖 鄭燮顛仙老人 家 設法救護本村 哀告至再 方賜給爲娘的 七禽毒菓種子二斗 現在爲娘業已帶來 寶 玉偷看母親身後 果然放着一條布袋 又聽母親說道 明天你可向你父親 稟明此事 派 人在暗中出動 在四外山峯 頂上四面 但有可通行之處 卽將毒菓種在土中 管保五天之 內 卽成森林 結成毒菓 如有惡人前來探山 必然口渴不止 如要誤食此菓 非死無疑 此菓直到七個整年 方才脫落 遂時又長 另外命你父親派人 輪流看守 見有探山的 卽 時鳴鑼 驚報全村 一體出動抗拒 方保萬無一失 其餘的藏寶之 時並未明言 恐怕走漏 消息 寶玉稟道 既是有這樣的禍事 母親何不回來 保護孩兒們 況且我父 早已回心轉 意 命兒等說請母親 不要再走了 說至此 左手一扯母親的道服 右手招呼弟妹 前來前

來跪請挽留 蕭逸此時也透過太湖石 叫一聲苦命的妻呀 都是卑人害了你了 歐陽霜一看他兄妹三人 這樣的苦勸 眼淚早已滾了下來 剛要說言相拒 不忍趨走 忽見蕭逸走了過來 自己萬無相留之理 此時也顧不及兒女們了 只得雙足一堆 一道金光 早已破空而去 寶玉兄妹 手中只扯得一片 大紅緞子道服在手 父子四人 見此光景 不由的痛哭不止 携了兒女雙手 措了七禽毒菓種子布袋 哭回房中去了

第四回 衆劍俠議破銅瓦寺 請諸仙元江取寶欠

詩曰 千鍾百煉出深山 烈火焚來非等閒 粉骨碎身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次日天明 命人傳羅 集衆齊到武場 少時圍村三百餘戶 各家壯丁 齊到武場之上 靜聽村主的號令 人數報齊 蕭逸這才帶着子侄 門人弟子 來到武場 衆人見了村主出來 就似迎接天神一般 本來村中 百餘年未聞見過 什麼王法政治 所有一舉一動的號令 全是仗着村主支配 故此大家 全以村主爲最高階級的人物了 當下大衆參謁已畢 侍立兩傍 雅鶻無聲 只聽得村主發言道 吾們村中同胞 在這裏避居 已將三世百餘年了 原先回來者 不過三十餘戶 現在已繁生到三百餘戶了 足証人丁之盛可知矣 吾們大家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播壤而食 掘井而飲 是何等的快活 昨夜間本村主 得到秘密的消息報告 據云村外 有一種妖人 叫什麼天門派 暗地派 人前來窺探 入村的道路 希圖潛師襲奪此村 須知道吾們大家 生命財產 悉在本村 若不設法擊滅惡人 那時吾們就不用這樣的快

活了 說到這裏 衆人一齊鼓掌 一口同音的說道 悉聽村主號令 誓死不回 村主一擺手 押住聲音說道 也用不着大家去效死去 現有七禽毒菓種子 命諸位少村主 率領着衆位 由一線大道口出去 散種各處要隘 五天的功夫即可成林 另外派各少村主 輪流看守 如果妖人來時 吃了毒菓 立時費命 如不吃毒菓的 立時擒拿 你們大家 從此也要 時刻 注意 村中如若發現異樣的動作 必要鳴鑼爲號 彼此通知 以便互相救應 衆人一齊遵命 然後命何渭 蕭清 帶壯丁二十名 領五升毒菓種子 種東面 吳誠 蕭玉 帶壯丁二十名也領五升毒菓種子 種南面 柴武蕭野 帶人種北面 郝濟夫 蕭貴 帶人種西面 然後散會 何渭等 領了種子 率着大家 全由一線天出去 分別去種毒菓 果然到了五六天的功夫 二百株七禽毒菓樹 一體出齊 只見樹高約在八九尺不等 其葉碧綠 如掌 長着紫色的筋紋 結着黃金色的菓子 如批把大小 清香無比 衆人見了 大喜 一齊回村覆命 蕭逸也親自到場 看了一着 也是心中暗喜 回村派何渭等八個人 輪班看守 一線天 與萬松崖的道口 事情安排已畢 村人這才放心 村內的治安 就交給已故 崔燦的妻子趙飛霞 與女兒崔瑤仙 母女二人 領着閑村會武的青年男女 夜間按着更沿梭巡出動 轉眼之間 已到了冬末 腊初的時候了 這一夜風雪甚緊 合該有事 飛霞與女兒瑤仙 分爲前後夜 查更 瑤仙此時將交十四歲 也是出落的一貌如花 品貌出衆 飛霞愛女的心切 怕她凍着 身體 天交二鼓 卽命她休息安歇 自己收什利落 帶了亮銀雙筆 與十二支响鈴鑼 帶了

幾位村人 出了家門 順着更道 一直往北而來 透過湖濱 即是村主住宅的府前 飛霞剛要順着更道上山 打算由蕭宅後牆轉過來 以爲夜夜全都無事 今夜風雪甚緊 何必大家都去 冒風撲雪的跋涉呢 因此就叫衆人在蕭府門前避雪 自己這才跋涉上山 由東更道直往北去 正走之間 忽聽得半天裡 有破空的聲音 自己不由仰面觀看 只見由東北上 發現一道金光 其快如電 直奔蕭宅而來 轉眼之間 已落在蕭家竹園 飛霞暗說不好 許是那話兒來了罷 自己的責任 關係全村性命財產 也不及招呼衆人 這才飛身上了後牆 因爲崔蕭二家 乃是至親 時常來往 道路甚熟 當下一飄身下了外牆 就是竹園 飛霞鹿伏鶴行 雙墊人字步 直奔後宅而來 剛拐過竹園的月亮門 就見蕭宅此時 燈光尙明 只見一位紅裳的女子 伏在後窗口外 在那裏窺聽 飛霞見她 這種舉動 就知道不是好人 自己在囊中 提出一支响鈴鐺來 一抖手打了出去 那個女子 聽見後面鐺鈴子响 一回才就操在手中 回身就走 飛霞那裏懇捨 遂在後面 緊緊追趕 少時出了後牆 只見前面那個女子 脚程甚快 飛霞這才喝道 前面的餞婢 你是何人 還不站住 等到何時 誰知道飛霞若不質問 前面那個女子 還真不站住 叫她這一問 前面的女子 心中暗想道 這是熟人的聲音 聽口音好似崔氏餞婢 的弟婦趙飛霞 吾何妨與她見上一面 說說內裏的情形 別叫她苦趕了 那女子想到這裏 方才站住了脚步 回過身來 叫道表嫂 別來無恙 現有歐陽霜在此 飛霞跑到近前 一看不是她是誰呢 不由的勾起來 黃小姐數年無信的惡氣來

罵道好餓婢 吾自當你死在外面了 你還敢覷顏前來 夜間暗探 一派的孤媚子的行動 那裡走接筆吧 咀說着 手中一對亮銀雙筆 就遞進來了 歐陽霜稍一側身 躲將過去說道 表嫂有話好說 何必下此毒手呢 飛霞啞道 小蹄子你還有臉問我嗎 黃小姐與你何仇 逼的她死家離 數年無信 你還有何理說 歐陽霜受了一肚子委屈 險些性命不保 事到如今 村中人還是這樣疑忌自己 歐陽霜那裏 還能忍得下去 無明業火 高沖九霄 一聲斷喝 好餓婢 你不要起盡殺絕 事情只有公論 何必要你這餓婢 多咀多舌 要不是你們姑嫂 朋比爲奸 在吾的丈夫面前 搬弄是非 險些饒上吾這條命 你還要在你家太太的面前 這樣的無理 難道說誰還怕你不成 說着話伸手撤劍 接架相還 飛霞雖然武術不錯 無奈是姦家的招數 那裏是歐陽霜的敵手 幾個照面 飛霞一失神 左脇下 被歐陽霜點了一劍 飛霞哎呦一聲 一磨筆 左手一合 右手撫定傷口 轉身要走 一個頭昏 跌倒在地 雙筆早已落地 歐陽霜深悔不該傷她 無奈事已至此 悔也無益 只得單手背劍 用手指道餓婢 休怨你家奶奶意恨心毒 這也是你自取之禍 說罷雙足一蹀 早已破空而去 村中跟着巡更的人 聽見後數半山腰裏 略聞人聲 大家一齊起來觀看 祇見她們姊妹二人 打起來了 歐陽霜屢次相讓 飛霞毫無半點情面 內中就有人暗暗的跑回 報告蕭逸去了 待至歐陽霜劍點上了趙飛霞 臥在雪地上 歐陽霜走後 衆人這才趕了過來 祇見趙飛霞 面色灰敗 左脅下血流如注 雪地上染了一片鮮血 已然人事不醒 衆人見此光景

先將她巾撤下 與她裹上傷口 慢慢的扶了起來 附耳呼喚 此時遠遠的 只見一羣人 燈籠火把 飛奔而來 原來是蕭村主 得了報告 帶 門人子女 趕來迎接妻子的 既至來到切近 已不見歐陽霜的踪跡 但見衆隣人 扶着趙飛霞 坐在雪地裏呼喚呢 一問衆人才知道是被歐陽霜 一劍刺傷 蕭逸命人 先將趙氏背回家去 自己帶了衆人回府 一問跟去的人 她兩個起事的緣由 村人據實說一遍 蕭逸暗想道 怪不的那年竹園裏 崔氏說那一套話呢 原來是她們姑嫂 全都恨上歐陽霜了 這是你咎由自取 也難怪自己的妻子手下無情了 表面上只得留了兒女 過去看看爲對 當時散去衆人 父子們略爲休息 天明直過去罷 且說趙飛霞 被隣人送回家中 催瑤仙看見母親 這般光景 嚇的哇的聲 哭起來了 衆人幫着 放在場上 瑤仙哭叫多時 趙氏方 甦醒過來 睜眼看見女兒 坐在身旁 衆人圍繞床前 這才與衆人稱謝道勞 大家散去 趙氏喘喘噓噓的 對着女兒說明 與歐陽霜動手的情形 瑤仙方才明白 也不過恨罵歐陽霜 勸着母親好好休養 恰好天光大明 瑤仙正要派人 去請醫生的時候 只見蕭村主父子四人到了 瑤仙連忙請早安 命人預備茶水 蕭逸走沂床前 只見趙氏 面色蒼白 喘的太甚 遂命人先回到自己家中 去取山參黃精 回來煎湯 預備與傷人吃 好定喘止痛 又問表嫂 與歐陽霜口角失和 動手的情形 此時趙氏不但痛恨歐陽霜 就連蕭逸也間接着恨上了 餘怒在胸 那裏來的好話呢 蕭逸道表嫂 也不要竟怪歐陽霜 小弟業已調查明白 若不是表嫂 那樣的擠兌她 她也不至於下此毒手

這是雙方的不是 何必怪她一人呢 好在她已是出家的人了 蕭逸還要往下說 趙氏因爲
傷痕甚重 肝火正盛 本想蕭逸 還似前幾年那個蕭逸 一提歐陽霜 就恨人骨髓 那知道
蕭逸此時 悔還悔不過來呢 又因她數年的光景 教習兒女的武功劍術 那裏還能恨她 本
來又不怨歐陽霜 故此才說了 這一番爭理的話 趙氏聽了 不由的肝火上沖 大叫了一聲
早已昏死過去了 瑤仙忙着呼喚 蕭逸父子 乘亂就回家去了 瑤仙衆人 好歹的又算喊
了過來 只見趙氏 長吁了一聲 叫道兒呀 爲娘是不能活的了 吾死之後 要你好好的用
心 習學武功 過機會拜名師訪高人 學成劍術 好與你這苦命的娘親 報仇雪恨 記准了
娘的仇 就是歐陽霜 這個賤人 說至此後又大叫了兩聲 一腔子熱血 全由口中噴出 瑤
仙再要叫時 早已閉目仙逝了 瑤仙放聲痛哭 僕婦人等 忙着找衣服 與親友送信 數日
的時光 就將趙氏 與崔燦合葬 抬埋已畢 家中只剩下 崔瑤仙一人 回着幾名下人 過
這分淒涼的日子 時常想起母親的慘死的仇恨 不覺毛髮倒豎 恨不一時出山 拜師學藝
好與娘親報仇 村中的小輩就是蕭遠的兒子蕭玉 乃是崔氏生的 大瑤仙一歲 兩個人既是
姑表兄妹 自幼兒兩小無猜 青梅竹馬已慣 兩個人最合的來彼此早種情芽 現在見舅母已
死家中只剩下表妹了人 蕭玉以爲時哉不可失 仗着素日的愛情 一直的來到崔宅 瑤仙見
了表兄 就似見了親人了 展轉嬌啼 蕭玉也陪着流了幾點眼淚 兩個人哭了一場 蕭玉這才
說道 妹妹不要傷心了 舅母業已故去 此乃天數造定 人力不可挽回的 劣兄有意求人

來到府上求親 將妹妹搬要過去 豈不勝是賢妹一人在家 冷冷清清 形單影隻嗎 瑤仙聞聽蕭玉之言 不由的柳眉直立 杏眼圓睜 嗔叱一聲道 表兄住口 若以兄妹素日的感情 應當設法替吾 以報母仇 以安老人家 在天之靈 那裡有乘齊人家 熱孝在身 就來公然當面 說嫁娶 講婚姻 你還有良心嗎 試問吾的母親 是你何人 這是愛吾嗎 明早看吾是一個弱小女子 陷吾於不孝不義之中 你還有人味嗎 這幾句話 罵的蕭玉 閉口無言 低頭不語 楞了許久 荅吶着問道 那麼舅母的仇人 到是何人呢 瑤仙啞道 這不是成心嗎 難爲你還長着兩隻耳朵 一雙眼睛 閻村之中 誰不知道你的孀娘 害死吾的母親 既是這樣 好叫你放心 你若果真心愛吾的話 替吾報了仇 然後再定嫁娶 你如不能 候着吾的 那時報了仇 那時也可以談到婚姻 如果全不能的話 今生你就休要枉想這件事兒 妹妹的家中 地方窄狹 不敢久留貴客 你老人家就此請罷 說着站起身來 躲了出去 蕭玉楞呵呵 無言可荅 只可低頭走出去了 瑤仙看着蕭玉 無語而去 以爲他必是心懷怨恨 自己坐在屋中 痛哭了一夜 第二日天剛亮 只見僕嬌送進一個字柬來 折着方勝兒 說道姑娘 這是由大門裏拾的 這個字兒 姑娘念念這上面是什麼話兒呢 瑤仙接將過來 打開一看 原來是蕭玉 給自己送來的

瑤仙表妹粧次 日昨所賣 悉是金石劣兄何人 敢乘人之危 道人於孝服之中 耿耿教語 兄敬銘之五內 至所託代舅母 報仇一節 兄捫思所學 自己武工不足以當劍術

爲吾妹計 乃於今夜 偷出一線天道口 從此海角天涯 訪投明師 以學劍術 將來誓必如妹所託 倘如不繼 甘願以此一腔熱血 爲吾妹潑洒也 不及面別 惟望吾妹衣食珍重以慰遠人之望 玉字

瑤仙一面看着 一面哭着 雙手擡動 抖的那張紙 刷刷的响 僕婦不知何事 在傍問道 姑娘那是 怎麼一回事 氣得姑娘這個樣子 瑤仙那有心腸答對她呢 一擺手僕婦退去 瑤仙愈想愈對 不起蕭玉 想他今年不過十五歲 就這樣的種情 爲吾捨命出山 吾豈能獨在家中安逸 吾何不今夜 隨後出山 進了下去 天可憐見兒 趕上表兄 與他同訪名師 學藝報仇 有何不可呢 何必在此 兩地懸思 瑤仙愈想 這們辦法愈有理 芳心一橫 就在這夜裏 自己收什俐落 多帶川資 措起母親的亮銀雙筆 十二支銀亮喇玲鏢 將自己的乳母田氏 了環雁兒 叫了過來 說明原故 命她們好好看家 經營產業 自己有日回來再謝 田氏明知道攔不了也只好維命是從了 瑤仙出了家門 一直的撲奔一線天的道口 也是倒抓而上 幸喜無人看見 到了上面 過了毒菓林 找個僻靜之處 略爲休息一會兒 緩緩氣這才順着方向 一直趕了下去 可敬的崔瑤仙 今年方交十四歲 從未出過閨門一步 此時爲報母仇的心切 也顧不了一切的危險 檢着可走的地方 直往前趕 約覺着走了 就遂便休息 略爲收汗 接着又走 這都是上天加護孝女 這一夜並未遇着什麼兇險 一直走到天光大亮 紅日東升 此時正交春初二月初旬的光景 南方已竟很暖的了 這一夜走的瑤

仙 香汗淋漓 櫻口發喘 又不敢長久的休息 恐怕趕不上蕭玉 自己無奈 找了一處清泉 吃點乾粉 喝點泉水 洗洗臉也汗落了 這才慢慢的前進 又走了一夜一天 面前忽然閃出一座大鎮店 瑤仙進了西鎮口只見人烟稠密 商業繁華 此時天光已交申刻 街上來往的行人 都看這位小姑娘有些奇怪 本來瑤仙 自生人以來 也未到過 這樣繁華街市 不免帶些呆氣 那裏知道世路人情呢 也是活該 瑤仙一直走到東鎮口 心中暗暗的着急 天光愈法的黑暗 在家常聽母親說 在山外鎮市上 有仕宦的行台 過往的旅店 可以投宿 但是這個旅店 可向那裏找去呢 門前有什麼標識 瑤仙正在着急的時候 忽見路北 閃出一座大門道來 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 在那裏讓客人 瑤仙這才明白 許是店房罷 又一抬頭 只見門上邊 有一塊黑地金字的匾額 寫的是金華老店 兩邊還掛着牌子 一邊是安寓客商 一面是仕宦行台 瑤仙看了 心中暗喜 暗道好了 這是店了 自己站在傍邊 只見那個擋糟的 竟讓別人 不來照應她 過往人也有住的 也有不住的 瑤仙等急了 只得上前向那個人 先福了一福 說道這位先生 這裏可是店嗎 那個人上下打量一回 才板着臉大刺刺的答道 是店怎樣呢 瑤仙道 既是店可留投宿的嗎 那個人道 留宿是留宿 就是不留賣拖皮的 瑤仙也不明白 他這句匪話 遂笑道 小女子是過路的 并不是賣皮子的 那個人還要往下說閑語 傍邊看的人 可實在瞧不下去了 遂說道 老三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人家姑娘住店 你不說生意話 鬧些貧嘴 有什麼用呢 以吾說快些讓

進去罷。幸而人家不明白。你這句匪話。若不然的話。嘴巴骨子。早給你打掉了。王三惡恨
夕的瞪了那人一眼。遂向瑤仙說道。你住店有錢嗎。瑤仙以先不懂。後來叫那個人給通明了。
心中就帶點氣了。又聽王三這一問。瑤仙怒道。你這個人。好不識抬舉。無錢能住店嗎。
再要鬧貧嘴。可小心姑奶奶教訓教訓你。這小子王三。原先見她問店。先給他一個萬福。這小
子就有點兒雲了。故此抓老趕戲耍人家。惹的人家翻了。他也老實了。遂叫姑奶奶請罷。
小子不敢惹你老人家。瑤仙這才邁步進了店門。只見上房風窗一拉。跑出來一位少年。來到
近前。哎呀了一聲。說道。妹妹。你怎麼也來了。瑤仙仔細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自己費十
幸受萬苦。所追的那位表兄蕭玉。原來蕭玉昨天就住在這裏青龍徽金華店了。因自己在家
被瑤仙數說了幾句。又兼連夜奔波。上了點火身體覺着不爽。故此未走。今天正在上房休息。
思想這一出來。到是投奔那裏。知道誰是高人呢。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聽外面一陣喧嘩。
自己打算出來散散悶。剛一拉風窗。只見由店門。進來一位小姑娘。遠着舉止動作。好似瑤
仙愈看愈像。心中拿悶。她不能找到這裏來。莫非是夢嗎。自己想。不閃不由的。就走了。
過來。待至身臨切近一看。不是她是誰呢。這才失聲叫了出來。當時兩個人。見了面。彼此
悲喜交集。店中人見這位姑娘是這蕭少爺的妹妹。誰也不敢輕視了。這才一同來到上房。瑤
仙把自己在家見了字柬。怎麼不放心。故此偷着出山。追了下來。以便一同投師的話。說了
一遍。蕭玉此時。謾怨也來不及了。只好既來之則安之罷。照例洗面吃茶。用飯安歇。一夜

晚景不表 次日天光大亮 略爲用點茶食 算還了店賬 起身前進 走了幾天 也未遇見高人 這一天走到避風秦 天將近午 兩個人連走帶談情話 走着非常的高興 也不覺着勞累 忽見面前 閃出一座高山 只見層巒迭翠 松柏交輝 大峯俯視小峯 前嶺高接後嶺 兩個人 在山裏住慣了 那把這座山 放在心上 仍然照常前進 正走之間 路傍閃出一座 猛惡的松林 兩個人方覺着有點不對頭 正在遊疑之際 猛聽的林子裏 吱噠一聲呼哨響 緊按着一支响箭 射了出來 釘在路旁的樹上吧的一聲 這回可把兩個人吓着了 蕭玉也不知道 這是出了路截了 可就曉的 不是好事 連忙由腰中撤出一雙十三節鏈子槍 套好了皮挽手 嘩楞一抖 接在手中 瑤仙也忙將亮銀雙筆 撤了出來 拿在手中 說時遲那時快 早見由林子裏 竄出來一堆 花布手巾罩頭 一衣短打衣服的人 一個個兇眉惡眼 怪肉橫生 手中各拿兵刃 約有三四十名 爲首的有兩個賊頭 一個白臉的 穿着藍掛翠 一個緊臉代白班的 穿青掛皂 一個手執雁翎刀 一個手執棍鐵棍 唵啞々一棒銅鑼交粹 只聽的那個紫臉的喝道 對面綿羊孤雁 還不留路買路金銀 放小娃娃你們過去 若有半個不字 休想活命 蕭玉微微的冷笑 好小輩 你也不打聽打聽 小太爺是誰 敢在我的面前無理 還不過來受死 等待何時 那人大怒 狂吼了一聲 鬪過來舉鐵棍 撲頭就打 蕭玉連忙閃身躲開 一抖手中鏈子槍 接架相還 兩個人一來一往 打在了一處 那個白臉的一看 哥哥贏不了那 個小孩子 打算過去協力相幫 剛竄過來 只見一位小姑娘 雙手捧定亮良筆 跳了過來

一分雙筆 姣聲喝道 賊子少要前進 輪筆就打 白臉的賊人 見雙筆來的勇猛 那敢待慢 也就用刃接架還招 四個人打了兩對 那個使棍的 一個不留神 被蕭玉的鎚子槍 點在 右手腕上 這小子大吼了一聲 單手拉棍 甩着右手直嚷 敗了回來 白臉的一見哥哥受傷 心中一慌 也被瑤仙一筆 札在右臂之上 這小子單臂一麻 撒手扔刀 開腿就跑 兄妹 二人 在後緊追 那些嘍囉兵 見寨主都敗了下來 誰還敢進前找死 也就隨着敗下去了 茵玉兄妹 終是小孩子 一半玩耍一半追趕 拐了兩個山環 再找賊人 踪跡不見 兄妹二 人 也跑的氣喘喘 找了一塊臥兒石二人並肩坐下 指玉畫磚 講究方才交手的情形 彼此相告 兩個人初次出世 與人家對敵 就公然得了勝 喜的兩個人 興高采烈 二人正在得意 之際 忽聽背後 有脚步响 二人回頭觀看 只見由山崗中 出來一位 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看 年紀 不過二十上下 身高約在五尺左右 一身粉紅色的短衫衣褲 粉紅手帕罩頭 腰中繫 着鸚歌綠的汗巾 上綉二藍色闊翅蜂 足下穿着 香牛皮小靴子 乃是纏足 金蓮剛交三寸 週々正々 手執一口明亮亮的寶劍 走到近前 喝道 那 來的 兩個小玩皮 敢走避風 寨前無理 快說實話 若有半句虛言 叫你等死在目前 蕭玉兄妹 早已跳下臥兒石 各執 兵刃 一字兒站着 蕭玉見那女子問他 遂說道 若問你家小太爺 乃是哀峯山 臥雲村中 居住 性蕭名玉 這位姑娘 乃是吾的表妹 崔瑤仙是也 你這賤婢 叫作何名 因何攔住 吾等去路 難道說 你也是方才那伙賊人的一黨嗎 只見那女子 冷笑了兩聲 說道小冤家 若問 你家姑奶奶 乃是天門神君九首靈 林祖師的門牆弟子 袁漱玉是也 奉師命與衆

位師叔 伯父及父親 二位兄長袁天璧 袁大寶 佔了這座避風寨 以為金爲鼎山銅瓦寺的耳目 今天吾家二位兄長查山 被你這兩個小玩皮 給打敗了 姑娘豈懇與你干休 蕭玉道好了頭 休要大言欺人 待你家少爺 取你的性命就定了 說着蹣跚過來 抖雙槍就刺 漱玉見鏈子槍已到 急用寶劍撿刺相還 兩個人走了幾個照面 不見勝敗輸贏 瑤仙誠恐表兄 不是她的對手 遂卽一擺雙筆 也來加入戰團 漱玉一個蕭玉 還纏不清 那裏還學的住又添了一對雙筆兩個人招數一緊 鬧的袁漱玉 手忙脚亂 遂將手中劍 照着蕭玉而門一點 蕭玉剛一徹身的工夫 漱玉飛身跳出 二人不捨 隨後緊趕 只見漱玉左手一揚 一溜黃光 直奔二人而來 蕭崔二人 正在追趕之際 忽見敵人的劍光已到 這一下子 可把這兩個小孩子 給治住了 知道逃也無益 只可瞑目待斃而已 兩個人雙睛閉緊 只等劍光一過 屍首兩分 就算得啦 豈知漱玉 也很愛惜 這兩個小孩子 素不相識 又無大仇 何苦多傷人命呢 漱玉並不催促劍光 劍光也不往下落 只在空中飛舞 手持着劍光 來到蕭玉等面前 看他兩個 閉目等死 那一份可憐之色 實在叫人心中心不忍 漱玉嘆喟一聲笑了 用手在瑤仙額上點了一下說道 你兩個小玩皮 不用裝着玩啦 要有心要冰兩個的小命 此時已竟早死多時了 蕭玉瑤仙 見劍光飛來 只等一死 豈知候了半天 也未覺着什麼痛苦 只聽得面前哧的一聲有人笑 瑤仙又舉額角上 被人點了一下 把兩個人 可給下着了 急忙睜睛一看 只見那個姑娘 手持着劍光 只在空中飛揚 不懇下來 她在那裏 對着自己 笑西西的瞧着 說道 你們兩個不要害怕 看吓吊了魂 你媽媽離的又遠 無有人給你打回叫 可是

話又說回來了。咱們素無冤仇，何苦要你們性命？只要你兩個跪在吾的面前，叩三個響頭，叫三聲姑奶奶，就放你們逃生。蕭崔二人一聽，不像人話，遂喝道：「頭少要亂云，少爺的命不要了！今天跟你拚了。」說着各抖兵力，過來就刺。湫玉微微冷笑，身子往旁一閃，左手一領劍光，化作一道黃絨繩，刷的一聲落將下來，將兩個人齊齊的纏在一處，翻身栽倒在地。湫玉帶笑指道：「這回你兩個還橫嗎？」蕭崔二人叫人家拿住了，也知好任命罷，臥在沙場上。一語不發。湫玉用劍一抬，由叢莽中跳出幾個彪形大漢，來到近前，先將兵力給他二人撤下來。兩個人扶伺一個。湫玉才將劍光收回，嘍兵用繩子將他二人綁好，拾回山寨去了。蕭崔二人此時只好將生死置於度外，聽憑她抬到那裏去，便是那裡。只見拐過兩道山灣，迎着面，便是入山的道口，坐西朝東，走了不遠，便是頭道寨門。南北的虎皮石牆，高約丈五，正面石頭修的寨子門，也有敵樓，也有掩心板，護身欄，左右五十名嘍兵，全是花布纏頭，藍布號衣，青繃腿，大襖鞋，懷中抱着四尺多長的斬馬刀，一個個虎視眈眈。少寨主見湫玉回山，大家閃開道路，進了頭道寨門。左右房屋鱗比，全是三台上打的前路，直通二道門。到了近前一看，也是五十名嘍兵，各執大槍，分列兩傍，進了二道門，就是三道寨子門。兩傍邊雁翅兒排開，二百名嘍兵，全都是五力弓，滿壺箭。湫玉一擺手，閃開道路，進了三道寨門。就看見正廳九間，裏面並無有人，嘍兵將蕭崔二人放在西配廳的塔前。湫玉命人看守，自己轉身回後去了。工夫不大，只見一個家人的打扮，手執令字旗，往前邊去了。少時只聽得角樓之上，嘖嘖連响三聲號炮，接連着鑼鼓齊鳴，就見由三道寨門外進來了約有

二百嘍兵 各執刀槍 另外有刀斧手 細綁手 削子手 笞杖手 大家來到分金廳前 在階下排班侍立 雅鵲無爺 少時正廳上 傳出話來 喝帶被擒之人 近前問話 早過來幾名刀斧手 將他二人的底腿解開 只細着二臂 帶上廳來 蕭崔二人 抬頭觀看 正廳上一流五張桌案 正當中的師案 坐着五名盜寇 只見當中坐着這位 乃是半僧半俗的打扮 看年紀約在七旬左右 站起身來 高約在九尺開外 不足一丈 藍哇哇一張臉面 長了一臉白錢癩 額角上周圍 長了八個血瘤子 全如胭脂一般紅 赤髮如同烈火 飄擺腦後 頭帶一頂五伏蓮花冠 金抹額 兩道紅掃著眉 直插大倉 一對金睛迭抱 圓丟丟督來睚外 獅子鼻 翻鼻孔 血盆大口 獠牙倒生 兩隻薄片大耳朵 押耳紅毫 七寸多長 如同抓筆相彷彿 身穿着鴛黃色英雄氈 上綉藍牡丹花 芍葉分明 青護領白水袖 裏邊穿的衣服 着不見什麼顏色 背後斜揹着五行八卦滅魂幡 還有一口烈燄劍 赤金吞口 赤金什件 黃絨挽手 黃燈籠穗 飄於右肩頭 腰中暗帶着血燄針囊 此人正是中套 天門派的首領 天門神君九首夔林瑞 在林瑞左上首 第一位年約五旬 身高八尺 紫微微的面目 粗眉大眼 披散着髮際 橫勒着赤金蓮子箍 頂門臥着碗口大小的赤金半月牙兒 身穿黃僧衣 也是揹着劍 乃是陀頭僧人的打扮 此位乃是林瑞的二師弟 紫面伽藍稽叔康 第二位乃是道家的打扮 身高八尺 年約六旬 白森森的面皮 而一點血色皆無 粗眉毛 三角眼 獅子鼻 薄片嘴 連髮落腮的花白髯 可全都長在額下邊 下額長了一塊卵形的硃紅記 遠看着好似大紅舌頭一樣 青布道冠 藍布道袍 兩脇下繫着兩條子 白綾子製的翅膀兒 此位乃是林瑞把兄弟

展翅喪門神任道還 在林瑞的右下首第一位 坐着一位 俗家的打扮 年紀也有六旬 身高七身 白淨面皮 劍眉朗目 鼻直口闊 薄片耳朶 五柳白鬚鬚 根根見肉 頭帶着藍緞子鴨尾巾 橫搭白絨 迎面嵌着美玉 頂門高挑淡姑葉 髮邊一朵白蓮戒淫花 巍巍亂燦 身穿藍緞子英雄氅 上綉白梅花 白護領白水袖 背後明露着刀把 到是威風凜凜 品貌不俗 獨顯出鶴之鷄羣 庸中佼佼 此位乃是林瑞的義弟 本山的大寨主萬里雲烟袁道智 背後站着天壁 天寶 漱玉 三個兒女 右下首那位 也是俗家打扮 年約四旬 年高五尺 黃面金睛 項短脖粗 頭帶馬尾透鳳巾 高打象鼻子疙疸 身穿青緞子短靠襖 白絨繩十字絆 白英雄帶 散披着青縐紬的英雄氅 此位乃是本山的二寨主金面海馬莊孝兩傍邊站着 七長八短的英雄不少 因爲今天林瑞 與師弟紫面伽藍稽敬康 由銅瓦寺送義弟 展翅喪門神任道還 到這裏幫同袁道智等 看守避風寨 正遇上日捉住了蕭崔兩位 因此上才這門齊楚蕭玉瑤仙看罷 低頭不語 站在那裏 兩傍羣寇 連喝跪下跪下 蕭崔二人也不理他 只見林瑞一擺手問道 被擒的兩個哇哇 你是那裏人氏 姓字名誰 據實招上來 若有半句虛言假語 叫休二人死在日前 兩傍羣賊 連催快說快說 只見蕭玉一抬頭 挺着胸膛 怒目橫眉的喝道 好妖怪 你不要依仗你的人多 說這樣的大話 小太爺家住哀牢山 臥雲村中 姓蕭名玉 這是吾的表妹 崔瑤仙 話已說明要殺要剮 你給小太爺一個痛快 再要囉唆 吾就要口出不遜了 林瑞一聽 是臥雲村來的 正觸心事 遂卽收了怒容 堆下笑來問道 你二人既是臥雲村來的 那麼臥雲村蕭村主 是你們何人 蕭玉終是小孩子家 那裏知

道世路人情 心中暗想 這個人叫吾罵了這一陣 聽說是臥雲村來的 他反道消了怒氣 問起叔叔來了 也許是叔父的朋友 他不想蕭逸 長了那們大 也未出過哀牢山一步 那裏來的朋友呢 方才這一罵 到覺的後悔無及 遂即答道 蕭村主乃是家叔 林瑞坐上哈哈的大笑說道 這可不是外人了 遂命漱玉 天寶 兄妹 快將綁繩解開 林瑞叫人看坐 說道酒家 與你叔父乃是孩提至交 因為酒家出家多年 永未走動過 故此就生疎多了 這可不是討大的說 志賢侄到在這裏 就不用客氣了 不知二位今年幾歲了 因何來到這裏 有何事故呢 蕭玉這才將自己的心腹 說了一遍 林瑞眼珠一翻 計上心來 此時正要去奪臥雲村 何不如此如此 利用這兩個冤家 作為鄉導呢 若將臥雲村奪了過來 得了寶鑰 距離元山最近 再設法到地髓之母 將寶物取出 得了峨嵋仙府開府靈符 得了前代神仙的藏寶 那時就可以橫行天下 壓倒各門各派 自己就算首曲一指了 想至此這才命 漱玉袁氏兄妹招待他兩個 漱玉領命 蕭玉謝了林瑞 這才同漱玉兄妹 到後寨去了 林瑞也就無事散廳 晚間林瑞 暗中派人 將漱玉天寶兄妹 找過來 命她等設法勸說蕭玉瑤仙 婦於天門派中 拜自己為師 從此蕭玉瑤仙 即隨林瑞師徒 回到金鼎山錫瓦寺中 習學武功劍術去了 至於將來誤入異派 投身魔道 候後文再表 且說蕭逸 自從趙氏亡後 思想歐陽霜 更是時刻難忘 遂就天天夜裏 帶着兒女在竹園裏 等候妻子 歐陽霜或有來的時候 見有蕭逸在內 不是不見面 就是破空而去任你父子喊破喉嚨 休想見面 寶玉兄妹 才着自己會點劍術 也要破空追趕 這一招 把歐陽霜給嚇着了 眼看着寶玉 兄妹 手拉手兒 由土地上

悠悠而起 因他父子深更半夜 大呼小叫的鬧法 家人僕婦 不知何事 以爲出了意外之事 大家點了燈籠 帶了器械 都到竹園裏面救應 閤村鷄犬 也鬧的鴛鴦而吠 嗚嗚而鳴 左右隣人見村主家中 出了一事也就過來 叫開府門 齊到竹園增援 趕至大家到了近前 一看 只見寶玉兄妹 忽然遍體在光 由地面往上直起 天空中還有一團金光 在那裏閃爍不定 蕭逸站在那裏嗓子都喊啞了 還嚷着苦命的妻 薄倖的夫不止呢 衆人莫明其妙 歐陽霜見他父子這樣的鬧法 吵的衆人都來了 有心抖手一走 又怕兒女們劍術幼稚 并未練到身劍合一的程度 挽留自己的心盛 若一冒險飛行 恐有性命之憂 走又不放心 又難與丈夫見面 一般隣右家人 都在這裏瞧着呢 歐陽霜真是 又羞又急 只見寶玉兄妹 在那裏起了落 落了起 口中啾啾嗚嗚的 直催劍光 致將劍光逼的 顏色都紫了 還在那裏緊着催呢 歐陽霜在空中一見大驚 此時也顧不了許多一切了 刷的聲落在塵埃 連忙倒念收劍口訣 將寶玉兄妹的劍光退了 喝道好冤家 這也毛胡弄的嗎 爲娘的若不在此 再有須臾的工夫 不收劍光 汝等非叫劍光勃死不可 寶玉兄妹 見母親到底回來了 跑了過來 一邊一個 一邊兩個 齊齊的將母親的衣服挽住 跪在塵埃 死也不放 蕭逸也連忙跑了過來 恭敬的 一躬到地 眼含痛淚說道 拙夫那年 吃了幾杯濁酒 又有不良之人 從旁煽惑 致拙夫青年無知 立逼着吾妻自縊 幸而倉天見憐 正過着顛仙老恩師 大發慈悲 將吾妻救至仙山 近年來 拙夫自悔冒昧 總而言之 統是拙青年無知 拙夫深知吾妻 數年之苦 念在夫妻的恩義 兒女的情腸 務必重回家園 再主中饋 拙夫雖死無憾 寶玉兄妹

跪在兩旁 也哭勸不止 衆隣舍連各門人弟子 家人僕婦 黑壓壓的跪了一片 一口同音的苦勸不止 一齊的說道 村主奶奶 既有這樣的本領 千萬回到家來 此時正是妖人林瑞謀奪臥雲村 本村正在多時之秋 村主奶奶 不看村主 也看看吾們圍村的生靈 塗炭之苦 說至此衆人之中 就有吊淚的 歐陽霜眼着丈夫 這樣的悔過 兒女們那樣的可憐 村中人真有五六十歲的老者 白髮倉倉跪在那裏 眼淚汪汪的苦留 自己再要不應 未免太已 忍心 萬般無奈 擦「擦眼淚長吁了一聲 推開了兒女 這才跪在埃塵 伸手遙參隣右 說道我歐陽霜 有何德能 敢邀諸位高隣 這樣的見愛 諸位請起請起 吾歐陽霜應下就是 衆人見她答應了 心中大喜 這才各個站起身來 站在兩旁 只聽歐陽霜道 論理而言 賤妾既已隨師出家 斷無重河之理 又兼師父的規矩甚嚴 無奈衆位高隣的金面 却使賤妾進退維谷 又向蕭逸說道 現在無可如何 只好折衷辦理罷 由今日起每百日 回家一次 至少逗遛不過一句 在家之日 不過代着教訓兒女 至於家政下人 仍然不聞不問 是這樣辦法 適當 便請應允 否則仍回苦竹庵中 不再來了 蕭逸暗想 只要你應允就好辦 咱們慢慢的再想辦法 遂即一應承 歐陽霜又道 既是夫君推情俞允 賤妾感激不盡 無奈今夜仍然回山 待稟過恩師 再來踐約 又指寶玉兄妹道 你這三個冤家 也太不自量力了 現在你等所學的劍術 不過剛入門戶而已 無故的就要駕劍飛行 那是何等危險 況且四外山上 不斷的天門派的惡人 前來窺探消息 假使汝等身劍能以合一 飛行如意 那時遇見惡人的時候 人家都是劍術珍於上乘的工夫 汝等就有性命之憂 爲

娘又不能日在身旁監護，叫爲娘貫在放心不下。現在只好將汝等兄妹，用道術封禁在竹園山洞之內。每日三餐，命人按次取送。候爲娘回家之日，再撤封禁，以兒爲娘遠地懸念。說完拉着寶玉等，親身送到竹塘深處。山洞之內，命人秉上燈火，又選了四名僕婦了環。在此伺候。在這四人的身上前後心，敲指虛畫了兩道靈符，可以透使出入。原來這座山洞，也是人工造的，專爲夏日納涼之所。裏面寬大清潔，如同臥室一般。說完了，歐陽霜出了山洞，將背後的寶劍，撤了出來，向天空中虛指了一指，一道金光，由劍鋒而出。歐陽霜一領劍，眸眸的將這座山洞門口兒，被金光封了個嚴嚴秘密，封禁已閉。將劍入匣，只見她右手一舒，潑刺刺的一道白光，沖入金元之中。展眼之間，金光白光，隱隱的供都縮於地中。仍將這座山洞又完全露出。歐陽霜這才向衆人說道：「這便是吾師秘傳的五行真氣，封禁大法。以裏外兩面看去，疑是無物相阻，但是在這山洞左右，已伏下劍氣一匝。汝等牢記，除了裏面那四名僕婦等，身上已有避禁靈符，出入無碍外，其餘之人，無論何人，不可擅自出入。倘若不聽吾言，強行出入者，你等來看，說着叫人取來碗口粗細，五尺多長枯竹一根，向着山洞擲去。還未容枯竹飛到近前，只聽得咣咣一聲响，那根枯竹早已身斷數截，齊如刀斬。重入及裏面的寶玉等，見這種情形，一個個均都嚇的舌頭伸出多長，縮不回去。全都搖頭說道：「利害利害。歐陽霜這才放心，遂卸辭衆人，駕劍光破空而去。果然第五日，歐陽霜夜間回來，先將兒女們，由山洞中領出，與丈夫兒女一同吃了晚飯，遂即教傳兒女一

切的坐工劍術 深奧的秘訣 直到四鼓 這才領着兒女回房 也不去驚動蕭逸 另到一間屋子裏 先將兒女安置睡下 自己這才在旁 悉心靜慮的 打起坐來 天天如是 歐陽霜一連住了七日 蕭逸因為妻子 是出家的人了 也不取約束非分 明知道約束 也是白撞了子 到不如老誠點兒為是 這一天歐陽霜 到 晚間 又要回山 復將兒女們 送入山洞 照樣封禁起來 又將蕭逸吳誠師徒 喚到面前囑咐道 你們師徒二人 卽堂晦暗 赤線貫過瞳人 百日內必有血光之災 恐怕性命不保 在這三個月內 不可出門一步 如不聽話 那時悔之晚矣 事情出來 恕妾不能相救 蕭逸師徒 半信半疑 也只好答應 歐陽霜仍不放心 又每人給他一道靈符 親自動手 與他二人 縫在頭巾之內 這才略為放心 臨行時 又諄諄相囑 二人答應 歐陽霜方才破空而去 蕭逸自妻子走後 今天也盼 明天也盼 可是人想人 就顯着日子長的多 還不如妻子未回家以前 到好過 這一來一去 更覺着熱刺刺的不好受 蕭逸直候到兩個多月 實在寂寞的了不得 原先還將歐陽霜的警告 存在心中 日子一多 又被寂寞的心一擠兌 就將警告的事忘了 這天清晨起來 覺着天氣非常涼爽 叫人將吳誠喚了進來 師徒兩個商議着 暗出萬松崖 到提督壠 前去打獵一回 玩耍玩耍 吳誠更忌陶氣鬼子 平日裏未出臥雲村一步 心中常想着 山外頭不是什麼大堂一般 怎樣的熱鬧繁華呢 今人聽得師叫他跟着 出山打獵去 那有不願意的道理 當時非常的高興 那裡還想的起 師母的話來呢 爺兒兩個 遂卽換好了衣服 帶齊了兵刃 暗由竹

園出來順着山腰往前行走。可是萬松崖比不了一線天隘口好走。萬松崖一色是怪石錯峨。荆棒長滿，簡直的連置脚之地全無。師徒二人只得搬藤扶高的。從上慢慢的行走。好容易到了峯巔。回頭再看臥雲村。只見全村已竟樹木掩蔽全無。不過略見幾縷炊烟而已。蕭逸不由的心中暗喜。贊道：「好一個神仙福地。怪不得被天門派不知怎麼撞得了。要來搶奪呢。」師徒休息了一刻。重又起身前進。但只見松如蛟龍，石如臥虎，槐柳樟榆長滿了巔頂。荆棒藤蘿遍地皆是。虎嘯猿啼，花香鳥語，真能引人入勝。恍如身在畫圖之中。吳誠笑道：「好去處好去處。師父無事時，閒們爺兩個就到這裏來。豈不強似在家中白閑着嗎？」蕭逸點頭。師徒二人正往前行，猛聽得頭頂老松之上，特兒一聲，一隻秃角老鴨被他師徒驚起，展開雙翅，直向東北琵琶壠飛去。吳誠不管三七二十一，開腿就追下去了。蕭逸在後也就追了下來。蕭逸拐過兩道松林，已不知吳誠追到那裡去了。但見萬草多深，連個腳踪兒也看不見了。蕭逸正在這裏，四外觀望之際，忽然隱隱的聽見林子前邊有呼喝之聲。蕭逸心中納悶，暗道：「怪呀！這裡百里之內，並無人烟，那裏來的人聲呢？自己正在呆想之際，猛聽得吳誠喊道：『師父快來！這裏遇見仇人了。』蕭逸聞言，遂即徹下一對陰陽混元青銅蓮花套來，捧在懷中，直奔聲音尋來。既至，穿過松林一看，乃是一代的平原芳草如茵，只見吳誠手持着一對短柄蓮花套，站在林子外邊，大有躍躍欲試之狀。又望對面一瞧，只見距離在數丈之遠，芳草地上，站着兩個奇醜的矮子，看打扮非僧非道，不倫不類。年

紀均在十七八歲，生得面貌兇惡無比，身材不到五身，長的又矮又胖，上首站着那個面皮青中代獸，還長些斑斑點點的紫黃泡，短眉毛二角眼，爬鼻子血盆口，嘴角兩邊，往下掉着短森森的四個獠牙，一雙薄片的耳朶，滿頭的黃髮，在耳後挽了兩隻雙丫髻，身穿青緞子短僧衣，白高腰襖子，青緞十開口僧鞋，背後背着，一張花弓，手執寶劍，下首站着那個，高矮相同，只是一張黃臉，長了些血痣，如同在臉上噴了一臉鮮血相彷彿，兩道環摺眉，一雙金睛，縮在眼眶的深處，三稜的鼻子，翻鼻孔，吹火嘴，薄片耳朶，也是那樣的打扮，就是穿着黃僧衣，手中又是一口劍，這兩矮童的相貌，實在難瞧已極，就知不是善類，蕭逸這才用手巾中蓮花盒一指道：「呸！對面的妖人，是那裡來的，胆敢前來暗探哀牢山，若不實言相告，叫你等死無葬身之地，那兩個矮童冷笑道：「小童住口，你家小妖爺，乃是金鼎山銅瓦寺，天門派的首領，天門神君九首夔，林祖師的門下，飛天夜叉甘熊，徹地鬼王甘象是也，你這兩個小輩爲誰，快說實話，蕭逸師徒通了名姓，只見二甘啊了一聲齊道：「你就是蕭村主嗎？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這個狠心的強盜，與你那惡妻，歐陽霜，在這哀牢山中，種了三百餘株七曾毒菓，打算將天門派的門人弟子，全都致於死地，一網打盡你兩個好與峨嵋派，朋比爲奸，盜取元江寶鎖，以鬧仙府，那是你等想錯了念頭了，須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遍地是寶，奈有德者居之，你們夫妻，以狡譎之計，獨霸臥雲村的寶物，須知道天下各門各派，高人甚多，豈能容留你等，這樣的強橫之徒，依吾等良言相勸，趁着情

面未破 急速將七禽毒菓樹剷除 將藏寶之地指出 由吾等自取 將來得了元江水眼之寶 開了峨嵋仙府 那時得了許多寶物 其利權與你共之 至於你這臥雲村的境界 寸土不染 居民妖眼相看 倘若執迷不悟 一味的聽你那惡妻煽惑 那時吾師親自來此 破了毒樹 那時恐怕你們這村子一破 玉石俱焚 鷄犬同劫 悔之晚矣 蕭逸師徒聽了二甘的 這一篇不倫不類的言語 真是半夜檢交書 不明白四至 本來歐陽霜 所種的毒樹 只說防備天門派 暗襲臥雲村 其他的詳情 並未明言 以免走漏消息 故此蕭逸一字不知 這才一聲斷喝 吠好你兩個妖人 胆敢以匪語欺人 那裏走快將狗命留下 再講 設着師徒二人 各擺手中青銅蓮花簪 進前就刺 二甘並不用手中劍還招 只見二甘一揚手 二道淡黃的光華 直奔蕭逸師徒頂門而來 蕭逸知是飛劍已到 不覺心中一慌 往下就以 二甘緊催劍光 趕了下來 蕭逸走未數步 背後的劍光已到 刷的一聲 各奔脖項而來 不知道個兩道妖劍 所因何故 不走正路 反在蕭吳二人脊背上 各口點了一劍 黃光如有所忌的一般 未等二甘收回 反到自動的退下來 妖劍驟退 只見蕭吳二人 頭頂上各現出一道金光 緊接着就追過去了 二甘一見大驚 知是正派的劍術 逃命要緊 身劍合一 剛起在空中 背後的金光已到 二甘趕緊口念退劍咒語 饒你怎們快 二甘的胳膊 已被金光掃了一下 各自吊下巴 掌大的 一塊皮肉 二甘疼的咬牙咧咀 吼了一聲緊催劍雲 方算避脫性命 蕭吳本來不明劍術 那裏來的金光 這全是歐陽的靈符感應 若不然的活 妖劍下來 早將他師徒身首異

處了 到底是初不佞正 知有所忌 可起二甘雖已逃走 蕭逸師徒 受了妖劍 傷雖不重 受毒已深 初時尚不覺怎樣 看見自己的靈符發動 已將二甘刺傷逃走 正在暗喜之際 忽覺着傷口 痛如火攻 毒甚蛇蝎 一時比一時 來的重 只疼的他師徒一人 滿地亂滾 汗出如漿 知道賊救 也是無益 自己出來 又在暗中 別人並不知道 少時疼的他師徒 昏迷不醒 正在性命懸絲之際 忽見由西邊山峯頂上 飛下一個窮女子來 只見他輕健非常 飛奔而來 身臨切近 蕭吳二人 此時稍具知覺 定睛觀看 惟恐是敵人餘黨 來取他等 性命 只見這個窮人 頭上萬道青絲 用一塊舊藍布手帕罩着 身上穿着破藍布的女襖 破青布中衣 全都是補了落補了 實在分不清 到是多少顏色補的 一雙天足 穿一雙青布破鞋 還用麻繩兒繫着 腰中繫一條舊汗巾 已剩了半截了 手中拿着一根四尺多長的破竹筒子 見她雖然風塵撲撲 尊臉上一看 只生的花容月貌 俊美無比 看年紀至多不到三十歲 還是處女模樣 就是柳眉帶塵 俏眼含淚 看她那個樣子 好像心中有什麼 無限的痛苦相仿 蕭逸看着這位窮女子 非常的眼熱 好似在那裏見過 幾次了一般 只是一時想她不起 那女子來到近前 先將竹筒子放下 提起破女衫來 取出一個三寸來大的小珠紅葫蘆 由裏面傾出兩粒 黃豆大的丹藥來 其白如雪 請音醒腦 又將葫蘆照舊帶起來 先將蕭逸的下頰 用手捏開 送進一粒丹藥 此時蕭逸 氣力微弱已極 無有下嚥的能力 那女子毫不思索的 用自己的櫻口 對着蕭逸的嘴 度了三四口氣 丹藥方才順下 蕭逸只覺這女子 吹氣如

蘭 芳香無比 那女子又將吳誠的嘴照樣捏開也進一粒丹藥吳 誠此時也不能嚙了 只急的

那女子 粉面通紅 雙擡玉手 忽見她由那邊 取來一根青葦子 用蓮花奪的刃 削成了一

枝小筒 約有一尺五長 將這頭送入吳誠的口內 那一頭含在自己口中 吹了一回 也算將

就順下去了 扔了葦管 又將他二人鸞帶 解下來 雙股兒鋪在地上 又拾起蓮花奪來 割

了些青葦子 鋪在鸞帶之上 然後將蕭逸抱在上面 又將吳誠拖了過來 放在上面 將鸞帶

結成一個扣兒 用她的竹筒子 兩頭一穿 自己一躡身 就將他師徒 毫不費力的挑了起來

步履如飛 輕如無物的一般 轉眼之際 已竟來到蕭宅後面山腰之上 恍惚之中 不知道

怎麼下的峯頂 找了一塊略平的山石放下 此時已有多人 在蕭府門前觀看 衆人也看見這

女子了 只見她又手兒一招 大家一齊上了來 那女子見有人來了 方才肩了竹筒兒 身形

一恍 早已飛上山頂 少時踪跡不見 蕭逸本要叩謝人家救命之恩 無奈力與心遠 實是來

不及了 衆人來到近前看 知是受了傷了 又取了兩塊木板來 將他二人才算抬回蕭府

衆門人子侄 看見這番光景 各個心驚 待至蕭逸師徒 能說話了 大家追問所遇 蕭逸

方將大概說了一遍 衆人無不心驚胆戰 由此蕭逸雖有那位窮女子的丹藥在肚裏 也是一

時比一時的沉重 衆子姪門人輪班看守 以防不測 到了夜裏 見他師徒 全都昏睡不醒 天

交三鼓正該着蕭貴 何渭的班 兩個人將兵器 偷在身旁 留神警戒 天至四鼓 猛見內門

外 進來兩道光華 如同電流一般快法 來到臥室內空中透了幾匝 霍的在他師徒身上落下

來 一恍之間 又飛起來了 蕭貴知道不好 趕緊與何渭 各操兵器 跳起來 不管好歹 照着電光就砍 那兩道光華 復又飛出房去 何渭追了出來 就踪跡不見了自此他師徒神色大變 趕到白水真人劉宗等趕到 業已三日了 當時蕭清奉命就將家中 一切的事情 刪繁就簡的 說了一遍 劉宗等聽完 也覺着心酸 衆人正在談心 猛聽得靜室中 如同陳雷飛墜的聲音 震的人頭昏眼花屋瓦搖動不止 劉泉等 急忙命兪允心看守傷人 自己火速趕了過來一看 不覺大驚失色 欲知如何 且看下集 至於劉泉等計擒妖人 三探銅瓦寺 聘請幻靈派祖師魯靈魯殿先出世智救吳楚女俠韓紫錦 夫妻完取掃滅天門派 臥雲村歐陽霜獻寶報恩 各派齊集元江爭奪寶物 陵雲風岷山 智請韓仙子 地壩取寶 黃曉秋三次救夫 歐陽霜爲曉秋替死 各派峨嵋大聚會 邪正派請師奪寶開仙府勝會白骨夫人 蔡寒瓊雪山搭救 鄧八姑 綠瓢派祖師 法闡天魔派 蔡此君出世救寒瓊 許多的熱鬧節目 請看下集分解

續飛俠傳終

